

十七史詳節



惠萊先生西漢群節卷之文

陳勝傳

陳勝字涉陽城人吳廣字叔陽夏人也勝少時嘗與人傭耕與人俱也傭耕之壘上悵然甚久曰苟當責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為傭耕何當責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秦二世元年秋
 發閭左戍漁陽所食 勝廣皆為屯長所擊曰行至新大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
 戍長 勝廣乃謀曰等死死國可乎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不當立當立者公子扶蘇今或聞
 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項燕為楚將千一 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在今誠以
 吾取為天下倡必 宜多應者廣以為然乃行卜卜者曰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勝廣喜曰此教
 我先成眾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師古曰罾魚 卒買魚得者已怪之矣又間令廣之次
 所旁置祠中師古曰置祠 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恐旦日往往指目勝廣勝廣并殺兩
 尉召令徒屬曰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侯王將相宜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
 燕從民望也袒右稱大楚袒右者脫右肩 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乃入據陳號召三老豪傑會計事說
 之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謀秦復立楚社稷功宜為王勝乃立為王號張楚以廣為假王監諸將以西
 擊秦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周文陳賢人嘗為項燕軍視日視日時言 自言習兵勝與之將軍印
 西擊秦秦令少府章邯擊破之文自剄武臣自立為趙王陳餘為大將軍張耳為丞相勝怒捕繫武臣等
 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不如因立之 田威等謀曰假王不知兵權
 不可與計因田威等矯陳王令以誅吳廣勝運至下城父地名 其鄉莊賈殺勝以降秦陳勝王凡六月

柱國房
者秦賜

互註瞋目張騰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 無立錐之地奮臂大呼天下響應是伍

項籍傳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初起年二十四其季父梁梁父即楚名將項燕也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學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於是深奇其意乃教以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梁嘗與籍遊仇吳中秦皇遊會稽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籍以此奇籍籍長八尺二寸力扛鼎才氣過人吳中子弟皆博籍 秦二世元年陳勝起會稽假守通假守軍守也楚籍賢梁乃召與計事梁曰方今天亡秦時也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吳有奇士桓楚獨籍知之請召籍使受令籍入遂拔劍新守梁持守頭佩其印雙府中皆擊伏擊身涉反莫敢復起遂舉吳中兵梁為會稽將籍為裨將裨副也東陽少年殺其令相擊數千人欲立陳嬰為王嬰母謂嬰曰乃家先故未曾貴今暴得大名不祥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功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原又曰古舉大事為之乃以兵屬梁 居鄢人范增鄢音素好奇計往說梁曰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情之今君起江東楚濫起之將強古時字一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復也於是梁未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也梁自號武信君 使羽再破秦軍羽等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梁不聽乃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顯封曰公將見武信君子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秦果悉起兵擊楚大破之梁死高陵君見懷王曰宋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先見敗徵也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悅之因以為上將軍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諸將皆屬號卿子冠軍軍之上秦三年羽謂宋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起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義曰不然夫搏牛之

豈不可以破哉喻欲滅秦不可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罷我乘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

吳行與畏懼也致不如先關秦趙夫擊輕銳我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限

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令者皆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無益飲酒高會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

卒食牛菽豆也食菽菽半之軍無見糧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屬屬之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

不卹士卒而徇私非社稷之臣也羽晨朝即其帳中新義頭諸將誓服莫敢枝梧使桓楚報命於王因立

羽為上將軍羽已殺鄒子冠軍咸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

利陳餘復請兵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港船港漢口也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視士必死無還心視諸則

與秦軍遇九戰大破之羽見諸侯皆入棘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章

卽軍棘原地名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却王略二世使人讓章卽章責章卽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

陽咸陽司馬門三日宮垣內兵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門起高不見欣至軍報曰事亡可為者不可復為

趙高穎國主斷專與今戰而勝高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陳餘亦遣卽書曰白起為秦將

南并鄢郢郢音惟郢也北阮馬服趙括父為趙將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卒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

人開榆中地數千里在上竟新陽周魏彼趙高素欲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

責章卽見羽流涕為言趙高羽乃立卽為雍王置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將軍行前漢元年羽

將諸侯兵至函谷關不得入關沛公已屠咸陽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羽遂入至戲西鴻門關沛公欲王

關中獨有秦府庫珍寶增亦大怒勸羽擊沛公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伯夜以語良與

俱見沛公因伯自解於羽羽今言明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羽自陳封秦府庫還軍霸上以待大王

閉關以備他盜不敢背德羽意既解范增欲害沛公賴張良樊噲得免高紀後數日羽乃屠咸陽殺秦降

王子嬰燒其宮室收其寶貨略婦女而秦民失望於是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

都以伯伯曰伯羽見秦皆已燒殘又懷忠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

果然冠心不類人也羽聞之新韓生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其地羽既背約使人致命於懷王懷

王曰如約羽乃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顯主約乃陽尊懷王為義帝曰古之王者地方

千里必居上游居水之上徙之長沙都彭越彭越曰乃分天下以王諸侯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羽自立

為西楚霸王曰霸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二年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陳餘使夏說說齊王榮曰項王為

天下宰不乎關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請以國為扞蔽謂為齊之屏藩四年羽擊陳留外黃不下數日降羽悉令

男子十五以上詣城東欲阮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見羽曰彭越強其彭越強其彭越強其彭越強其彭越強其

大王大王至又皆阮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乃赦外黃

當阮者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羽軍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音羽亦軍廣武相守乃為高祖置

太公其上祖者以薦尚示欲置之故置項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懷王約為兄弟吾翁

即汝翁必欲烹乃翁幸分我一杯羹羽乃使人謂漢王曰天下匈匈音徒以吾兩人願與王挑戰決雌

雄毋徒罷天下父子為也罷讀漢王笑謝曰吾豈關智不關力羽令壯士挑戰漢有善騎射曰樓煩樓煩後為

稱耳謂其人善射羽謂士為樓煩取其稱耳羽父曰安知無姓樓煩者子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政之羽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羽

願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間問之乃羽也漢王天驚漢王與齊

梁諸侯皆大會羽壁下軍少食盡漢帥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驚曰漢皆已得

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帝幸從駿馬名騶常驎乃悲歌慨自為歌詩曰力拔山

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驥不逝驥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曲美人和之羽泣下數行左右皆

注莫能仰視夜直潰圍南出馳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駢將追羽羽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父始曰左

也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羽復引而東至東城追者數千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

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伯有天下伯音然卒困於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

日固決死願為諸君快戰必三勝斬將艾旗乃後死使諸君知吾非用兵樂天亡我也時楊喜追羽羽

還叱之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而羽其本處羽遂引東欲渡烏江烏江亭長檣船待南方人謂羽

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羽笑曰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

哉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亡敵嘗一日千里吾不忍殺以賜公羽願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

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面謂背之不面也又指王騎曰此項王也羽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臣萬

戶吾為公得乃自剄王騎取其頭亂相蹂躪九反

司馬溫公曰世稱項王不王秦而歸楚故夫天下觀其擁百萬之眾西入函谷擅天下之勢裂山河以

王諸侯自謂可以建其私心而人莫敢違安行與禮忍為不義欲以一夫之力服億兆之心材高者

屏功大者被熱推此道以行之雖百秦之地將能免於敗亡乎

互註慄悍猶賊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所過殘滅○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

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 有一莞瓊不能用並見高 啗啞啞嗟然不能任

矜此特匹夫之勇見傳 贊曰昔賈生之過秦曰秦孝公據崑崙之固崑崙山也據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關周室有席卷天下包

舉宇內囊括四海括結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術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

巴蜀東到膏腴之地收粵吉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交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

合從從子容反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文趙有平原趙有春中魏有信陵與公子

四賢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約者為從分離者離也燕趙東衝中山之眾

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張儀犀首蘇厲樂毅之徒通

其意召謂曰郡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

百萬之眾仰關而攻秦秦之地形高諸侯之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趙魏而不散通于向反秦

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略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迫亡逐北伏尸

百萬流血漂南南音也因利乘便奪割天下分裂山河疆國請服弱國入朝施施反及孝文莊襄王

孝文王昭襄王之子莊襄王幸國之日淺國家亡事及至始皇奮六國之餘烈孝文王昭襄王振

長策而馭字內乘馬為喻策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敲短杖也若文

威震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粵之君頽首係頸項也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

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却反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遺堇百

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墮反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銳銷也鑄以為釜人十

二三三謂關云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登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川以為固良將勁弩

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問之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

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甌越絕糧之子吐諫之人吐古文前遺徙之徒材

能不及中庸注有仲尼墨翟之知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免起阡陌之中阡陌

從段或作使帥罷散之卒罷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揭音竭天下雲合響應

糧而量從

形影隨

山東秦後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殷函之固自若也陳涉

之位不齒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指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鉅野棘矜不敵於鈞戟長鐮鐮也音楚

之把也其市反鈞鉤也過成之眾不亢於九國之師通讀曰滿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景時之

士也然而成敗異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絮大度各反絮下比權量力不可

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為家嚴函為宮

後與一夫作難而七廟墜墜火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誼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周生有言姓

耳舜蓋重腫子項羽又重腫子腫子目豈其苗裔耶何其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蜂起

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拔起隴畝之中後步三年遂將五諸侯兵滅秦分裂天下而

威震海內封立王侯政跡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情約不王

楚思東歸放逐義帝而怨王侯畔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始霸王之國欲以力征經營

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不自責過失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諤哉

叙傳上援下暴惟盜是伐勝廣燥起將以逆反梁籍扇列赫赫夫夫遂焚咸陽等割諸夏命立侯王謀

學故懷詐虐以亡

張耳陳餘傳

張耳大梁人也嘗亡命游外黃亡命謂脫名籍而逃亡仲鳥曰張耳黃富人家甚美蒲奴其夫亡即父客

卿也丁也父客謂曰必欲求賢夫賢張耳女聽為請決嫁之決前女家厚奉給耳耳以故致千里客宦

為外黃令 陳餘亦大梁人好儒行餘年少事耳相與為刎頸交此與深重舉秦滅魏購求耳

千金餘五百金兩人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以自衛陳涉起斬至陳耳餘上謁涉見大喜陳蒙傑說

十一中補集餘曰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俱死如以肉餵虎何益是時項羽悉引兵渡河遂虜

王離於是歎張耳得出鉅鹿與餘相見責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望也豈以臣重去將哉也重乃

脫解印綬與耳耳乃佩其印收其兵由此有隙耳從羽入關羽乃分趙立耳為常山王以餘不從入關

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縣封之從趙王歇王代餘愈怒乃襲常山王耳耳敗走曰漢王與我有故漢王

衣時時而項王強立我甘公曰善說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秦地也楚雖大後必屬漢耳走漢漢

王厚適之餘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漢二年東望楚使告趙與俱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

求類耳者新其頭遺餘餘乃遣兵助漢聞耳詐死即背漢漢遣耳與韓信擊破趙并陘斬餘泝水上泝又

守計之反四年立耳為趙王耳薨子敖嗣立為王尙高祖長女魯元公主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曰

寡自上食體其草有子圻禮高祖箕路神兩脚其罵甚慢之趙相貫高說曰皇帝遇王無禮請為王殺

之教響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王亡國賴皇帝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帝力也願君無復出口

八年上從東垣過貫高等乃壁人置人刑壁中上欲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不宿

去九年貫高怨家告之於是逮捕趙王諸反者趙牛等皆自刎貫高獨曰王實不反上乃赦趙王賢高能

自立然諾使赦之高曰所以不死自張王不反耳今王已出吾責塞矣乃仰絕充而死

司馬溫公曰高祖驕以失臣貫高恨以亡君使貫高謀逆者高祖之過也使張敖亡國者貫高之罪也

互註成安君陳餘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能聽廣武君計策詳見前

贊曰張耳陳餘世所稱賢其實客斯役皆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耳餘始居約時在約時

時相然信死置顧開義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慕用之誠誠後相背之整也古勢利之

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

叙傳張陳之交遊如父子攜手連秦通字附翼俱起據國爭權運為豺虎耳謀甘公作漢蕭輔

魏豹傳

魏豹故魏諸公子也項羽破秦約下魏二十餘城立為魏王漢王還定王秦渡臨晉約以國屬焉途從擊楚於彭城漢王敗還至曼陽約請視親病親病也至國則絕河津呼漢漢王謂酈生曰緩頰往說之酈生至約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今漢王媿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奴耳非有上下禮節吾不忍復見也漢王遣韓信擊約逐虜之

齊田儋傳

田儋狄人也狄原故齊王田氏之族也時六國從弟榮榮弟橫皆豪傑宗彊能得人陳涉使周市略地北至狄儋殺狄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秦將章邯圍魏魏請救於齊儋將兵救魏章邯夜衝拔破齊楚軍殺信於臨濟下榮收僭餘兵走東阿乃立儋平市為王榮相之橫為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即兵益盛項梁使使趣齊兵共擊章邯曰齊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項王聞之大怒乃北伐齊榮發兵距之敗走平原平原民殺榮而漢王帥諸侯入彭城羽聞之乃釋齊而歸擊漢於彭城以故橫復收齊城邑立榮子廣為王而橫相之政事無巨細皆斷於橫定齊三年聞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使華毋傷田儋二人也華戶化反軍慮下以距漢濟南思會漢使酈食其往說廣及橫與連和橫然之更罷兵下守備飲酒且遣使與漢平方故韓信乃渡平原襲破齊酈食其下軍因入臨菑廣橫以酈生為責已而卑之謂與酈食其廣走高密橫走博楚使龍且救齊酈食其漢將韓信曹參破殺龍且虜齊王廣橫聞王死自立為王遣擊漢將灌嬰嬰敗橫軍於臨下臨下橫亡走梁歸彭越越時居梁地中立且為漢且為楚言在楚漢之間居中自立韓信已殺龍且逐平齊城漢滅籍立為皇帝

彭越為梁王橫懼誅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鵠中海中山曰鵠高帝使使赦其罪而召之橫謝不敢奉詔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意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仲耳小者亦不失為侯耳且誅橫延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傳從及至尸解屍置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陛下不遇欲一見我面說耳遂自到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為之流涕拜其客為都尉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刎從之高帝聞而大驚以橫之客皆賢者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至聞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太史公曰甚矣劇通之謀亂齊驅淮陰其卒亡此兩人劇通者善為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通等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韓王信傳

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孽孫成耳沛公為漢王從入漢中乃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王獨居此遷也士卒皆山東人竦而望歸及其遷東鄉與好同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乃許王信先拜為韓太尉漢二年立為韓王常將韓兵從六年春上以為信壯武北近鞏雒南宛葉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也乃更以太原郡為韓國徙信以備胡都署陽信上書曰國被遷韓也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秋匈奴冒頓大入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上賜書責讓之曰專死不身專生不任齊必死之意不待為身冠攻馬邑君王力不足以堅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責於君王可以安存責其有心信得書恐謀因與匈奴約共攻漢以馬邑降胡擊大原信及冒頓謀攻漢上遂至平城上白登東山上匈奴圍上上乃使人厚遺關氏匈奴于之妻關氏

氏說冒頓騎稍引去天塞漢使人往來胡不覺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惟子子無請令彊弩傳兩矢

外鄉傳後曰附每一射加兩矢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至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信為匈奴將兵

往來擊邊漢使將軍擊之徐天逆斬信 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類當城生子因名曰類當太子

亦生子嬰至孝天時類當及嬰率其眾降漢封類當為弓高侯娶為襄城侯吳楚反時弓高侯功魁諸將

嬰之後韓增太初中封為龍顏侯增世貴幼為忠臣事三主重於胡楚為人寬和自守以溫顏避辭承上

接下無所失意保身固寵不能有所建明

贊曰周室既壞至春秋末諸侯耗盡而天黃唐虞之苗裔尙然頗有存者秦滅六國而上古遺賢掃地

盡矣楚漢之際豪傑相王唯魏豹韓信田儂兄弟為舊國之後然皆及身而絕橫之心師客慕義猶

不能自立豈非天序韓氏自弓高後貴顯蓋周列近與魏韓田儂在得云邦晉惠韓氏之移

叙傳三折之起本五萬反兒本報既朽枯楊生華島惟其舊橫雖雄材伏于海塢沐浴尸鄉北函蓋有

旅人慕殉義過黃鳥

韓信傳

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法名行可又不能治生為商賈常從人寄食母死無以葬遂行

譽高燥地更反今傍可遷萬家者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厭也遂屢炊蓐食張口未起而信往才

為其食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以水擊其口未起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

自食吾哀王孫知信公而進食豈望報乎 淮陰少年又侮信曰雖長大好帶刀劍怯耳眾罵信曰能死

刺我不能出跨下信熟視俛出跨下此亦謂字史記一市皆笑信為怯 項梁度淮信杖劍從之居戲下

無所知名戲地曰梁敗又屬羽為郎中數以策干羽羽弗用 漢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

無所知名戲地曰梁敗又屬羽為郎中數以策干羽羽弗用 漢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

無所知名戲地曰梁敗又屬羽為郎中數以策干羽羽弗用 漢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

信遠虜約定河東使人請漢王願益三萬人臣請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

陽漢王與兵三萬人遣張耳與俱信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號二

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虜魏王豹禽夏說新喋說謂也血門與與音今乃輔以

張耳謀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言難桓蘇後慶師不宿飽取

取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方軌併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顧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

從間路絕其輜重謂微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關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鹵掠不至

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戲謂願君留意臣之計必不為二子禽矣成安君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

計謂曰吾聞兵法什則圍之倍則戰多一倍者戰則可勝今信兵號數萬其實不能千里襲我亦以罷矣

今避弗擊諸侯謂培法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信使間人諒知其不用謂人大喜乃引兵遂下選

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趙旗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該趙旗幟立漢幟令其裨將傅餐曰

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噤然陽應曰諾詐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

幟鼓行幟鼓而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耳奮鼓旗走水上軍又也軍皆殊死戰不可敗殊也

走於是漢兵夾擊破虜趙軍新成安君泝水上泝音禽趙王歇信乃令軍毋斬廣武君有生得之者

購千金項之有縛而至戲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而師事之謂諸將諸校劫首虜休皆賀因問曰

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然竟以勝何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弗察耳兵

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經所謂歐市人而戰之也法也

其勢非置死地人人自為戰倘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於是問廣武君曰漢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

有功辭曰亡國之大失不可以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信曰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

非愚於虞而智於秦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僕委心歸計願子勿辭屠武

君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願效愚忠故成安君有百戰百

勝之計一日失之軍敗部下即音唯常山照也光武今足下不旬朝破道二十萬眾名聞海內威震諸侯

眾庶莫不傾耳以待命然眾勞卒罷觀其難用今足下舉傑敵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

其勿反曠日持久若燕不破齊必距境而以自彊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臣竊以為過矣當今

之計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首謂地也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

書八寸曰咫尺言簡牘也長咫或長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兵

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於是用廣武君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楚方急圍漢王滎陽漢王入成皋

楚復急圍之四年漢王出成皋度河張耳軍修武晨自稱漢使馳入壁耳信未起即其卧奔其印符麾召

諸將易置之信耳起知漢王來大驚漢王既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守趙地拜信為相國發趙兵未發者擊

齊齊謂趙人亦信引兵東圍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遂度河襲慮下軍至臨淄齊王走高密使使於楚請

救楚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且子或說且曰漢兵連弱窮寇戰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散散

龍且曰吾平生知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源人之勇不足畏也

遂戰與信夾濰水陳濰音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兵半度陽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

固知信怯遂度水信使人夾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度即急擊殺龍且遂平齊使人言漢王曰

齊豈非多變南還楚不為假王以填之填竹其勢不定臣請自立為假王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使

者至發書漢王大怒良平伏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王寤因復罵曰太大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

王

十七

西漢

十七

西漢

為遺良立信為齊王徵其兵使擊楚 項王使武涉往說信曰足下何不反漢與楚楚王與足下有舊且

漢王不可必信之身居項王掌攝中數矣然得脫背約足下雖自以為與漢王為金石交然

終為所禽足下何不與楚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中

我言不聽畫策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數萬之眾解衣食我下衣於此反言聽

計用夫人深親信我背之不祥幸為信謝項王 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徒為楚王都下印信至國召所

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以曰公小人為德不竟召辱已少年以為中尉告諸將相

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豈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就成也項王亡將鍾離昧昧亡歸信漢怨

昧詔捕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行有雙告信欲反上患之用陳平謀偽遊雲夢實欲襲信信弗

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自度無罪破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斬昧謁上上必喜信見昧計事昧曰

漢所以不取楚以昧在公欲捕我自備漢吾死公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乎自劉信持其首謁於

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公三略之言上曰人告公反械至雒陽赦

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忌其能稱疾不朝居常鞅鞅鞅鞅也差與絳灌等列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

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如公何如曰如臣多多益辦耳上笑曰多

多益辦何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後陳豨為代相信擊其手曰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反陛下必不信再至乃疑三至必怒而自將吾

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豨果反呂后與蕭相國謀詐稱豨破信入賀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之室

太史公曰假令韓信學道謀謀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於漢家熱可以比圖召太公之徒后世

血食矣不矜出此而天下已篡乃謀逆叫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互註魏大將曰柏直是口尚乳是不能當韓信○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人傑
五見高 帝紀高 漢王之將獨信可屬大事當一面見後 日軍法司馬 技於行陳而建上將見後

彭越傳

彭越字仲昌邑人也常漁鉅野澤中為盜陳勝起或謂曰豪傑相立時秦仲可勅之越曰兩龍方鬪且待
之項秦與 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越越謝不願少年強請乃許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擊
楚軍後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粟十萬斛以給漢食卒引兵會垓下籍死立為
梁王復謀反逐夷族

黥布傳

黥布六人也六姓 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
反聞者共戲笑之布以論輸驪山 有梁論決而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與其徒長豪傑交通乃率其曹
亡之江中為羣盜聞項梁定會稽西度淮布以兵屬梁布常冠軍項 王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漢
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使發兵背楚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王見之何曰
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強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強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
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特以戰勝自強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聚楚兵至進不得攻退不能解使楚
賊漢則諸侯自危夫楚之強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或
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大王發兵背楚項王必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
杖鉞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又况淮南必大王有也淮南王曰請奉命與何至漢王方臨牀洗
足也先 而召布布大怒出就舍張御食飲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亮反 籍死上置酒對眾折何

曰腐儒腐者爛也為天下安用腐儒哉何曰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騎五千能

以取淮南乎曰不能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數萬騎五千也上曰

吾方圖子之功乃以為護軍中尉布遂劾封為淮南王 十一年誅淮陰侯布忠夏誅梁王越威其臨者

被誅為臨即刑法云蓋其骨肉是也上召諸將問布反為之奈何皆曰發兵阮豎子耳何能為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薛公薛公曰

是國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其反何也薛公曰前年殺彭越往年殺韓信此年與前年也薛公肥地也上召諸將問布反為之奈何皆曰發兵阮豎子耳何能為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薛公薛公曰

三人皆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有籌策可問上乃

見問薛公對曰便布出於上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圍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

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倉敖之粟塞成皋之險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東取吳西取下楚

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薛公曰出下策果如薛公揣之遂滅之

封赫為列侯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舉陶之復哉身被刑法何其振興之暴哉項氏之所坑

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嘗為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傑禍之興自愛姬趙媼媚生

患竟以滅國

五註良曰九江王布善將可急使見張良傳

盧縮傳

盧縮豐人也與高祖同里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壯學書又相愛也高祖起沛縮以客從入漢為

將軍籍死使縮別將擊臨江王共尉共尉曰恭運從擊燕王臧荼皆破平時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上欲王

將軍籍死使縮別將擊臨江王共尉共尉曰恭運從擊燕王臧荼皆破平時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上欲王

棺為奪臣缺望也音決及虜滅荼乃立為燕王共別共

吳苻傳

吳苻秦時番陽令也番音蒲甚得江湖間民心暨曰番君籍死而上以從入武關故德苻提為長沙王始為

王高祖賢之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以著王忠

改著令也

贊曰昔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張耳吳苻彭越黥布滅荼盧綰與兩韓信皆微一時之權變工反以詐力成功或得裂土南面稱孤見疑疆大懷不自安事窮勢迫卒謀叛逆終於滅亡張耳以智全至子亦失國惟吳苻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號五世以無嗣絕慶流支庶有以矣夫以其不用著于甲令而稱忠也

飯傳信惟飯錄布寔黥徒越以狗盜萬尹江湖吳苻為番陽令雲起龍驤也化為侯王割有齊楚跨制

淮梁信前王齊楚楚其布館自同閉與高祖同鎮我北疆德薄位尊非詐惟殃吳克忠信亂嗣乃長

吳王濞傳事考忠文帝

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祖立濞為吳王召濞相之曰若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耶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濞曰不敢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此有豫字誤也但當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東者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待皇太子飲博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徒非也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吳使東轍責治之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今吳王始詐疾及覺見責恐誅計乃無聊惟上與更始於是天子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謀益解景帝即位朝錯說曰吳王詐稱病不朝於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迺益驕恣公即山鑄錢煮海為鹽公謂鹽也謀作亂遂今削之亦反不削

亦反削之其反並禍小不削之其反並禍大廷臣方議削吳王恐乃使中大夫應高口說膠西王曰今

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譖變更律令侵削諸侯徵求滋多誅罰良重語有之曰括糠及禾括古絕字食

也吳王身有內疾不能朝請二十餘年不顯光外常患見疑無以自白費肩棄足猶懼不見釋食

大王以費爵事有過削地恐不止此而已王曰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奸相留同情相求同欲相趨

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弄軀以除患於天下膠西王曰寡人何敢高曰是錯藏

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背叛之意彗星出蝗蟲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所以起也大王誠幸而

許之一言王曰善七國反天子遣太尉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擊吳楚吳少將桓將軍曰吳多步兵兵

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王問吳老將老將曰此年少推鋒可耳安知大慮吳王敗天子制詔蓋聞為

善者天報以福為非者天報以殃高帝親垂功德建立諸侯者文帝慎加惠令奉其宗廟為漢藩國德配

天地明並日月吳王背德反義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齊南王辟光留川王賢膠東王雍謀約從

謀反後吳大敗度淮走丹徒保東越東越即始吳王使人縱殺其頭馳傳以聞

互註即其山鑄錢富埒天子錢布天下後卒叛逆此國富民眾與七國合從不能成功者誠逆天

違眾而不見時也此

贊曰吳王擅山海之利能薄斂以使其眾逆亂之萌自其子與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蓋防

此矣昆錡為國遠廣禍反及身母為權首時受其咎宜謂錯哉

叙傳費廣從旅從古勅字音為鎮淮楚澤王琅邪權激諸呂濞之受吳疆土踰矩雖成東南終用齊斧

楚元王交字壽高祖同父少弟也言同父知書多利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

楚元王交字壽高祖同父少弟也言同父知書多利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

楚元王交字壽高祖同父少弟也言同父知書多利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

伯術卿及秦焚書各別去高祖微時常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也大嫂厥叔與客來陽為羹蓋轉

門人金也韓非勞績者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有羹繇是怨嫂及立齊代王况仲為代王長而伯子獨不得

侯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某非敢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七年封其子為羹頡侯音長言其元王

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文帝時聞申公

為詩最精以為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號曰元王詩

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醴甘酒也小雖多米一宿及王戊即位

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其反以稱疾卧中

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

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

淫暴二人諫不聽齊靡之相隨服世服又曰齊靡說衣之諸衣使杵臼確春於市為木杵于春所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積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

言趙任防與先生豈有慕殺之謀為天下俚哉賢人乎賢人乎非嘖有其內惡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

出今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宣帝即位更壽更下禮使何齊奉書遺廣陵王曰願長耳目毋後人有天下方乎天下勿齊父上書告之

考驗辭服廷壽自殺國除元王子休侯富子辟疆辟疆字少卿亦好讀詩能屬文武帝時以宗室子

隨二十石論議冠諸宗室清靜少欲常以書自娛不肯任子德德字路少修黃老術有智略少時數言

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駒馬可致千里常持老子知足之計妻死大將軍先欲以女妻之德

不敢娶畏威滿也德寬厚好施生好施思於人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反音德反罪人家產過百

相非怨眾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君子獨處守正不挽承枉反女勉強以從王事則

反見憎毒讒怒自此之後屬王奔地幽王見殺平王末年晉隱之始即位也 大夫祭伯分反則垂離不

和出奔於魯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天諸侯皆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

六地震五山陵崩地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觀

退飛多塵有蛾蜚鸛鶴來巢者皆一見五反水鳥也反反鳥也○壹豈晦雨木冰者木冰者水

冰也而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鼓大雨雷震失序相乘水旱饑域蝨螟盡午並起反

汗反由此觀之和氣致祥毒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今陛下

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贊不肖渾銀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反忠讒並進章交

公車人滿北軍上幸於公年有不如法者以更扣讒烈轉相是非博搜增加文書紛糾所以營惑耳目感

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實往往奉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正臣陷者亂之機來治亂之

機未知孰任此臣所以寒心夫乘亂竊勢之人子弟糾集於朝引翼陰附者眾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

終垂離之咎夫執狐疑之心者求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聞奉枉之門讒邪進則眾賢退奉枉或則正

士消昔者群共工噬兜與舜禹雍虞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位帝身成王龍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

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任於魯季斯與叔孫俱官於秦通定公始皇賢季孟季斯而消

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

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令未踰時而反是

反汗也一月也三用賢未三旬而退是轉石也今二府委任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調古故出今則如反

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任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季小窺見問隱緣飾文字巧言醜詆

十七史詳節

卷七

西漢

十二

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皋陶傅相汲引不為此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戰之內文雅謂也此災異所以重至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故舜有四放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少正卯人之維故孔子編誅於兩觀之下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今陛下誠慮周唐之所選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放逐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眾正之路決斷狐疑

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太子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謂肺腑相附也不敢不通所聞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顯等皆言堪輿用事之咎○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日有蝕之因下詔曰河東太守堪娭頓淑茂道術通明論議正直秉心有常發憤懼懼懼口本反端不信有憂國之心以不能阿尊事責孤特容助抑厥遂退一卒不克明往者眾臣見異不務自降亦惟其故而反掩昧又與焉說天託咎此人朕不得已出而試之以彰其材治末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詠頌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

也應典徵為光祿大夫會疾瘡不能言而卒顯詔謂成帝即位顯等伏事向還光祿大夫○時帝元舅王鳳為大將軍兄弟七人皆封侯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向乃集上古以來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述行事比類相從各有條目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

營起昌陵制度泰香向上疏曰王者必通三統天統謂周十一月建子為正天統統之端也地統謂夏正月建寅為正人也始成之端也言昔高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福劉敬之言自以為德不及周而窮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效是故德彌厚者墓彌薄知愈深者墓愈微與德寡知其墓愈厚王隴彌高陛下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覽孝文去墳薄墓以為則秦皇

弟

弟

增山厚藏足以為戒書表上甚感而不能從其計○向睹俗彌奢淫而趨衛起後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採傳記行事者新序載苑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向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帝危莫不欲存然而帝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昔晉有六卿行始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然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餘皆亂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轡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內魚鱗左右在帝左右大將軍東事用權五侯驕奢行汚而寄治身私而託公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次若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兄弟據重宗族盤互盤結而交互也或作雖周皇甫雖周皇甫周卿士字也秦穰侯漢武安呂霍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賦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冠石山下有於地一石在上仆柳其樹已死僅存而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其梓柱生枝葉扶疎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聖音黜遠外戚毋投以政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為後嗣憂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聖音書奏天子召見嘆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為中書校尉○向為人簡易無威儀應請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行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復上奏曰臣見陛下寬明之德與銷大異今日蝕尤屢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間音上輒入之君入終不能用也向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庇廕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強漢宗安後嗣也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欲用為九卿不為王氏居位者

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前後三十餘年七十二卒少子歆最知名

互註總六應列是非作五紀見應成帝時說上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感揖遜之容以

風化天下又言禮以養人為本無志成帝詔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書已輒修奏之見應博極

羣書見司馬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與仲舒錯見五

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河平中受詔與父領校秘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

無所不究向死復為中壘校尉哀帝即位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復領五經卒父前業乃集六藝羣書種

別為七略在要初左氏傳多古字學者傳刻故而已指趙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傳相發明由是章

句義理備焉歆亦湛潛有謀漢書父子俱好古博見強志此過絕於人歆以為左王明好慈與聖人同

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問也問居然猶

自持其穀梁義及歆欲建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

博士咸不肯置對並不與歆意同故不肯立歆因移書責讓之曰孔子憂道之不行應圖應聘自衛反魯

然後樂正雖頌各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

重遭戰國書運豆之禮理單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撥儒士設挾書

之法行是古之業以古者為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遠近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

有易卜未有他書至孝惠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賈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始使掌

故館名龜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詩始萌芽若草木天下眾書往往顯出皆諸子傳

說猶廢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至孝武然後郭魯梁越顯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

於建元間當此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奉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曰禮

環樂廟書缺簡脫朕甚閔焉將漢興已七十餘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環孔子宅以為宮得古

文於環壁之中逸禮有二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從孔安國獻之遺生蠹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

氏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閱學殘文缺稍難其真迺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

或脫簡之遺失傳或間編開編編地前後錯亂錯亂問古見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賈公轅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

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關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

煩言碎辭學者罷老罷老罷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

雍封禪聖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

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尙書為備當時學者謂尙書唯有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

不哀哉今聖上問文學錯亂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遠近臣奉言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

意此類同力此類冀得廢遺今則深閉固距者以不誦絕之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若必專

已守殘業同門應道真達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史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由是忤執政大臣為眾

儒所訕求出補吏哀帝崩封紅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曆著三統曆譜改名秀字願河圖志伏

登共補王莽篡位歆為國師

互註作二統曆見律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見五通達有奇異材見元后

贊曰仲尼稱才難不其然與此自孔子後綴文之士眾矣惟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此

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劉氏鴻

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判藝文總百家之緒三統曆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

之也鳴序序向言山陵之戒于今察之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廢興昭矣豈非直諫多聞古之益友與

叙傳太上四子伯兮天仲氏王代券宅于楚成實淫缺平陸絕紹楚王成爲薄太后收封制東海即

東漢先生西漢許節卷之八

季布傳事高祖

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任人禁反謂任使其氣力使言籍使將兵數窘漢王臨小籍滅高祖購求千金

布匿漢陽周氏乃脫鉗布衣禍遷廣柳車中周禮說木半柳柳原也原柳之所并與家僮之魯朱家所賣

之此布項氏項氏豈可盡誅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季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

南走越耳夫忘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報荆楚之墓也子胥伍員也楚即荆也其父伍奢爲平王

孝惠時為中郎將單于為書樓公特聞米言上乃赦布時諸公皆多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召見拜郎中

橫行匈奴中諸將問太后何也以噲為然布曰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餘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

其中今噲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而護護子樓又吳且春以事胡陳勝等起今到疾未瘳噲又面說欲

振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布為河東守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為御

史大夫夫人又言其勇使酒難近因酒而至留卽一月謂卽朝宿之見罷實又曰无古也布進曰臣待罪

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以一人譽召

臣以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窺見陛下上默然應曰河東吾股肱脚故特召君耳

布之官辭士少兵生數據權顧金錢謂其人願金錢也或曰指權者與實

長若苦弟布聞奇書諫長君曰吾聞晉王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王生歸欲得書詢布長若曰季將軍

不說足下說廣足下無復國請書遂使人先發書布米大怒曹王至則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

不如得季布諾足下何以得此骨梁楚之間哉且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

仲馬曰何足下距僕深也布乃大說說廣引為上客厚送之布名所以益聞者曹王揚之也布弟季心

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為死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聞關中布母弟丁公為項羽

將逐窘高祖彭城西漢王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尼哉丁公引兵還及羽滅丁公謁見高祖以下公徇

軍中張曰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效丁公也丁公

司馬溫公曰高祖起豐沛以聚鄉羅豪傑招亡納叛亦多矣及即帝位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夫

進取之與守成其勢不同當至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天子四海之內無

不為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之使為臣者人懷二心以激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

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怨者雖至於活已猶以義不與也我一人而千萬人懼

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子孫享有天祿百有餘年宜矣

樂布傳

樂布梁人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窮困賣屠於齊為酒家保謂保受顧也保數歲別去而布為人略賈

為奴於燕燕將滅荼舉為鄒尉漢擊燕虜布率王彭越順為大夫彭越反梟首雒陽詔收視者輒捕布祠

而哭之吏捕以聞上趣烹之布曰方上之困彭城彭王壹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天下已定剖符受

封欲傳之萬世今反形未見以苛細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上乃釋布拜為都尉考文時為燕相至

將軍稱曰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厚報之有怨必以法滅之吳楚反

一八二〇八羊年日

西漢

十五

時以功封鄒侯明命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立社號曰樂公社

田叔傳

田叔，臨城人也。姓古其先齊田氏也。好學黃老術於樂鉅公。姓樂名鉅公者，老人之稱。為人廉直，喜任俠。喜於趙

王孫敖以為郎中，數歲會趙午等謀弒上，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有敢隨王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隨至。

長安趙王事白得出。白明也。乃遣言叔等上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盡拜為郎中，守諸侯相。叔為漢

中守，孝文帝初立，召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

孟舒，長者也。」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常一入，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大者固殺

人乎？」叔叩頭曰：「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孟舒隨張王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楚

相距，士卒罷敝，口說而匈奴奴頻新服，北夷未為邊，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

為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敢之哉？」此是乃所以為長者於上曰：「尉蘇復召以為雲中守，後為魯

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皆怒之曰：「王非汝主，耶何敢自言？」王魯

王聞之大怒，發中府錢，王之財。使相假之，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數年以官卒

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仁以勇壯為衛將軍舍人。」

贊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名，楚身履軍卒者數矣。事古書可謂壯士。及至困厄，奴僕苟活而

不變，何也？傳古與字以修為也。彼自負其材，受辱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

其死，夫婢妾賤人，感藥而自殺，非能勇也。其畫無謀之至耳。理也。察布哭彭越，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

彼誠知所處也。太史公曰：非死者難也。雖古烈士，何以加哉？

叔傳季氏之誠，身踐節信于上，將中與哈讓臣震粟深公，梁田叔殉趙，見危授命，謹動明主，布履

燕齊，叔亦相魯民，思其政或金或社。魯交田叔死送以金，燕齊樂布為主立社。

燕齊叔亦相魯民，思其政或金或社。

後九子六國謀斃適齊亡祀通鑑城陽濟北後丞我國燕王后有城陽菑川武帝劉臨菑與今奉祀

趙趙景王趙音匡漢社稷

蕭何傳

蕭何沛人也高祖起為沛公何為丞督事也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也何獨

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

也初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怒欲謀攻羽何諫曰夫能誑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

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運定三秦天下可圖也乃遂就國以何為丞相何進將信漢

軍紀漢王今引兵東定三秦

致堂胡氏曰人有常言用君子所以安百姓也蕭相國乃謂養民以致賢人何也曰此無所因襲獨見

之言也當秦之世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也漢王暴起雖有長者之譽得秦父老心而天下之賢人

未可致也所以未可致者方用兵攻戰傷殘呻吟者眾矣未有能養民者也世主無養民之心則野人

巖谷而已矣草野而已矣天之立君凡為民也君之求臣凡為行保民之政也臣之事君凡為行其安

百姓之術也豈有他哉世主視民如土直如弁髦則吾之術無所施豈不猶操瑟而立於好竿之度乎

心術既殊則所用者趣事者也營利者也好大喜功者也達君之欲者也是皆殘民之具也高爵以貴

之厚祿以富之殘民之政日彰宜乎民心之日離而君勢之日孤也亡秦之轍可鑒蕭何有見乎此思

得賢人與之共理而知致之之道莫先乎養民漢王聞言即悟遂授以政於是韓信既亡而還陳平自

述而至張良失國而擇主黜布聞說而從義三老董公遮道而納說諸侯王兵大合而伐楚漢業勃然

以興何為宗臣首垂葉累世其有以取之哉

漢引兵定三秦何留收巴蜀填撫諭告填行使給軍食二年漢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以便宜施行上采

以關中上采選以所為輟計戶轉者給軍漢王數失軍焉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制屬任何關中事輒

破及漢三年與羽相距京索間京索也上數使使勞苦丞相勞來則鮑生謂何曰今王暴太露暴數勞苦君

者有疑君心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請軍所上益信君何從其計漢王大說說音漢五

年殺羽即皇帝位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不決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為鄴侯鄴屬沛食邑八千戶功臣

皆曰臣等身被堅執兵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何未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

議論不戰顧居臣等上何也顧猶上也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發縱指示獸處者

人也發縱謂解也而放之指示者以手指示之假子用反今諸君功狗也如何功人也諸君獨以身從我多者三兩人何舉宗數十

人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復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

功最多宜第一關內侯鄂千秋時為謁者謁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

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眾跳身逐者數矣軀身走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

眾會上之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無見在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數亡山東

何常全關中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雖無參等百數數所何缺於漢奈何欲以一旦之功加萬世之功哉

何當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乃使帝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進賢受上賞何功雖高特鄂君乃得明封

為安平侯何父母兄弟十餘人皆食邑以嘗緣咸陽時何送我獨贏錢二也贏餘也二謂二百人送皆

陳勝反上自將至邯鄲而韓信謀反呂后用何計謀信上使使拜為相國益封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

獨吊吊謂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從平始也平謂何曰

以淮陰斬反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恐其為願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悅

下

十七

羊

西漢

黜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客又說曰胡不多買田地賤賣資以自汙資上上心必安何從其計上悅上罷布軍歸民道逆行在道上行上書言相國強賤買民田宅數千人上至何謁民所上書皆

以與何曰君自謝民後為民請曰長安地隘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粟為獄食上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為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捕繫之王衛尉侍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

聞李斯相秦有善歸主有惡自守今相國多受賈暨全為請吾苑以自媚於民味衛尉曰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奈何乃疑相國受賈民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稀黜布反陛下自將相國守

關中關中搆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費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何足法哉上使使持節教何何年老素恭謹仗蹠入謝上曰相國為民請吾苑不許我不過為

樂村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高祖崩何事惠帝何病上親自臨視何疾因問曰君即百歲復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頃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何買田宅必

居窮僻處研為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帥吾儉不賢毋為每家所奪孝惠二年何薨高后封夫人为節侯景帝二年詔相國何高皇帝大功臣所與為天下也令其祀絕朕甚憐之封孫嘉為列侯嘉更

互註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 人傑 治宮室過度並高操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見列奇韓信請設壇拜為大將見制次律令見司馬 遂傳

曹參傳

曹參沛人也秦時為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最吏矣曹及蕭並為高祖為沛公參以中涓從在內

沛之事楚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封參執帛執帛號曰建成君遷為執珪執珪沛公為漢王封參為建

威侯從至漢中遠為將軍孝惠元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七城天下初定齊悼惠王留於春

秋參畫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某百姓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問於酒有益公

善治黃老言老子使人厚幣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

公馬也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也吾且入

相居無何使考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獄市

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奸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參人極刑而天下參微特與何善及為相有隙古

約束事皆無變改擇郡國吏長大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少更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

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復飲

酒醉而後去度大各反終莫得聞說相舍後園近史舍史舍日飲歌呼以故從史患之無如何暇反與諸

參遊後園闢吏醉呼乃反取酒張坐飲坐木林反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

事參子實張律為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謂實曰女賊試從容問乃父曰高帝新棄群臣帝富於春

秋君為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愛天下實賊諫參參怒而答之二白曰趣入侍也天下事非乃所當

言也至朝帝讓參曰也與宦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

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就與蕭何質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何定天

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適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合此為相國三年薨諡曰懿

侯百姓歌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畫和也畫曹參代之守而勿失我也以清淨民以宣壹參至元孫平陽侯

至今八侯實父曰八

互註攻城略地功最多 雖無參等百數何缺於漢 功次蕭何也相齊禮下賢人見劇攜劍

互註攻城略地功最多 雖無參等百數何缺於漢 功次蕭何也相齊禮下賢人見劇攜劍

互註攻城略地功最多 雖無參等百數何缺於漢 功次蕭何也相齊禮下賢人見劇攜劍

推鋒從高帝擊荊陰審叔祖海內北燕利

贊曰蕭何曹參起秦刀筆吏口所以創古者用屬當時碌碌庸庸也未有奇節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

以信謹守管籥高祖出何每居參與韓信俱征伐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

心遂安海內淮陰韓布等已滅惟何參擅功名位冠群臣後世史公曰何位冠群臣皆施

為一代之宗臣為後世所尊世慶流萬裔咸矣哉

五註蕭何為相填以無為從民之欲而不擾亂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稀見刑志以寬厚清淨為天下

師民作畫一之歌見傳蕭規曹隨功若泰山見揚高祖開基蕭曹為冠見傳

叙傳折與元勳包漢舉信鎮守關中足食成軍營都立宮定制修文平陽玄默繼而弗革改也參馬相

民用作歌化我清德漢之宗臣是謂相國史公曰蕭何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其

國清淨極言合道故百姓歸秦之禮後

張良傳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秦滅韓良以家財求容刺秦王為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

倉海君得力士為俄椎重百二十斤秦皇東游至博狼沙中浪音良與客狙擊秦皇誤中副車狙音

秦皇怒求賊乃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良嘗聞從容步游下邳圯上圯音有一老父衣褐至良

所直望其履圯下也良謂下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臥之為其老矣強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

之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因怪躡曰諾音五日明良往父先在怒曰後何也

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後五日夜半往有頂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音曰讀是

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與十二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音解遂去不見旦日視其書絕太

公兵法良因異之嘗習讀居下邳為任俠以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始天
授故遂不去沛公欲擊秦軍良曰願且留壁益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令鄰食其持重寶以秦將
將欲和因其解擊之謂秦兵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以千數意欲留
居之樊噲諫不聽良曰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為天下除殘去賊宜編素為資編素白也今始入秦即
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善樂苦口利於病願聽言沛公乃還軍霸上沛公為漢
王良因說燒絕糧道謂迫示天下無還心固項王意漢王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兵敗而還下馬踞鞍
而問曰吾欲搗關以求秦之誰可與共功者良曰九江王布楚泉將謂項王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
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漢王乃遣隨何說軍連越卒破楚者此三
人力也漢三年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與食其謀撓楚權撓的也反反都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祀武王誅
紂封其後宋今秦滅六國陛下誠立六國後皆爭戴陛下德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南面稱伯謂楚必
飲祗而朝漢王曰善趙刻印先生因行佩之謂未行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
具以鄙生計告良良曰臣請借前箸以籌之借所食箸用指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
夫大復大今陛下能制項籍死命乎其不可一矣武王入殷表商容閼式箕子門封比干墓今陛下能乎其不
可二矣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矣殷事以單儻革為軒軒者共車革
強武備而倒載干戈示不復用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四矣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為今陛下能乎其不可
五矣息牛桃林之野天下不復輪積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矣天下游士雖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
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乃立六國後唯無復立者立六國後土地皆盡無以封苟士各散事其主陛下
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矣楚唯無復六國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矣謂此謂發誠用

此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轍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逆公事幾近也今趣銷印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關

功帝曰選籌策帷幄中乎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

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願封留足矣廷封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其餘爭功未得行封上居雒陽南

宮從複道後改望見諸將往往數人偶語上曰此何語良曰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

故相聚謀反耳上憂曰為將奈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謀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害

我未起之時與我有故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群臣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

群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其餘無患矣劉敬說上都關中大臣勅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穀屯穀山也

兩背河柳雒柳音其固亦足恃良曰其中不過數百里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

千里天者南有巴蜀之險北有胡苑之利安定上即之北隴胡物係之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

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而給京師引也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

之國對物所取謂之府也關中之地於左保多山關中之險劉敬說上也上即口駕西都關中良從入關性多疾即道引不食穀

行道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太子趙王如意呂后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君常為上謀臣

今上曰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不能致者四人因公時里季夏黃公

也四也四人年老皆以上樓侮士後與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商請宜來求以為

客時從入朝今上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單使人奉太子書早解厚禮迎此四人至四人至

致堂胡氏曰善乎子房之能納說也不先事而強聒不後事而失費不閉則不言有言則必當其可故

信越之地複道見沙中之歌始言雍齒之侯善乎言子房矣至於引置四皓羽翼儲宮方之齊桓公會

前名后健良乃強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
石駒過隙何自若如此良不得已強聽命

司馬溫公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嘗有超然而獨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達
理足以知神仙之為虛誕矣然其欲從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如高帝
所稱者三傑而已淮陰誅夷蕭何系獄非以履風滿而不止邪故子房託於神仙遺棄人間等功名於
外物置榮利而不顧所謂明哲保身者乎

後六歲薨謚曰文成侯良始見圯上老父後十三歲從高祖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實祠之及
良死并葬黃石每上塚伏臘祠黃石子不疑

王註為韓王送沛公不以不義而亡去○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人傑○勳

高帝制處收楚其地留侯畫策功巖泰山見傳

陳平事

陳平陽武戶人也以成節名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

平游學乎長安去邑人咸謂平貧何食而肥其嫂疾之曰亦食糠糞耳糞者音乾有叔如此不如無伯

聞運其婦長安長可娶富人莫與者貧者平亦塊之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既死負獨視平其

奇隨主其家負乃負雞竊煮以腐蒿門外多長者車轍負或謂其子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者乎乃

子酒肉之安以內婦者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乃父事嫂如事乃母平既娶富用益饒

游道日廣富平益平為軍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諸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掌天下亦如此肉矣事

魏王咎說平曰三賊割擊段降而遂羽拜平為都尉漢攻下殷平權謀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收利而平杖

劍亡度河能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器金玉曰欲殺平平心恐乃解衣而依利

船自靈形示

船人知其無有適止降漢固魏無知亦見漢王曰臣為事求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漢王與諸

而觀之拜為都尉使參乘典護諸軍諱將之漢王曰臣為事求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漢王與諸

中未必有也聞居家時益其嫂也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使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

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以讓無知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

高宗之子有孝行一而無益於賊敗之數何暇用之子今漢楚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利國家

耳盜嫂受金安足疑乎漢王召問曰先生事魏不違事楚而去今又從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聞漢

王之能用人故故大王贏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果者願大王用之漢王拜為護軍中尉

致堂胡氏曰善乎漢王之用人也魏無知庸平則受之與平言則說之命為護軍諸將盡謹則益厚之

及周勃灌嬰言其醜行則以問無知無知為之辨則又召讓平平之對既無撓辭亦無留意王疑判矣

則謝之厚賜之又罷任之其後屢出奇計於漢有大功而無知以薦賢亦受封侯之賞彼其是非決不

以言蔽忠取舍審不以小素大平獲釋於暗之嫌無知得免比周之累君臣之間表裏洞達此士之所

以樂為用而願効死也夫以文帝之賢尚慚於季布况其餘乎然則漢王不為平去護者何也曰用材

之時既不可偏廢但言任平愈益於前則諸將不直之愧亦多矣若夫受禮懇而不能為別白被誇毀

而不得辯理一以勢力行威辟而不要諸公道欲人心服不亦難乎

盡搜諸將諸將更不敢復言後楚急擊漢漢王謂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土

之廉節好禮者多故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受惜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嫚而少禮士之廉節者不來

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頓者利無恥者亦多故漢此誠各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麾即定矣顧

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味且不過數人爾大王能出捐數萬斤

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味且不過數人爾大王能出捐數萬斤

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味且不過數人爾大王能出捐數萬斤

金行及間聞其君臣以疑其心

反下同

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謀漢因舉兵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乃

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為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項王疑使使至漢漢為太宰之具

見楚使陽驚曰以為亞夫使乃項王使也以燕單具遺去有為史以使使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卒滅楚

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院擊子爾帝以問平平曰今兵不如楚精將希

及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楚澤名吳如字陛下第出偽遊

雲夢第但也詳射也信聞天子好出游其勢必迎逆出即逆也而陛下因禽之特一力士之事爾帝以為

然行至陳楚王信果迎道中即執縛之運至雒陽與功臣剖符定封封平為戶牖侯世世勿絕平辭曰

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計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吝

本矣乃復實無知明年平從擊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為匈奴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秘計使單于闕氏

解圍以得出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闕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臣欲獻之闕氏與其母已解

氏音更封平為曲逆侯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從擊臧荼陳豨燕凡六出奇計奇計或顯秘世莫得聞也

惠帝六年曹參薨為左丞相

互註用秘計以解平城之圍○知有餘然獨難任○諫高帝困幾取楚並高平勃之智猶有過刑釋

論刑法請令彊弩傳兩矢外齧徐行出平城之圍見韓王太后立諸呂為王平偽聽之卒諫諸呂立

文帝平本謀也○對決獄錢穀之間○全社獲安劉氏並見王用陸賈計與周勃交歡賈傳陳平出

奇功若泰山見韓起於三命而為謀主見傳

王陵傳事高惠呂后

王陵沛人也漢王擊項籍敗以兵屬漢籍敗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曰向陵母私

王陵沛人也漢王擊項籍敗以兵屬漢籍敗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曰向陵母私

王陵沛人也漢王擊項籍敗以兵屬漢籍敗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曰向陵母私

王陵沛人也漢王擊項籍敗以兵屬漢籍敗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曰向陵母私

送使者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
烹陵母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又本無從漢之意以故後封為安國侯陵為人少文任意好直言為
右丞相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陵曰高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
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平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呂與所不可太后喜
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啣血而盟安所諸君不在那今太后女主欲王諸呂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
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曰於而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安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於是呂
后陽違為太傅宗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請才十年而薨從平為右丞相嘗食其食音基
為左相食其幸於呂太后及為相不治不治音相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決事太后多立諸呂
為王平偽聽之且順及崩平與勃合謀卒謀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食其免相文帝立舉以為相行功
欲以太尉親以兵誅呂氏功多平欲讓勃位謝病文帝怪問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謀諸呂臣
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於是勃為右相位第一平為左相位第二居項之上蓋明習國家事朝而問
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臨朝問也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媿不
能對上亦問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為誰乎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
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主擊也臣服也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運萬物之
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上稱善勃大慙項之勃請免相而平頗為丞相
與孝文二年薨諡曰獻侯始平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謂陳吾世即廢不能復起以吾多陰謀也其
後曾孫陳掌以術氏親戚貴掌妻術子願得續封然終不得也謂陳吾世即廢不能復起以吾多陰謀也其

互註王陵言高帝所以得天下項氏所以失下云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 少繼陳平可以

助之並見高帝紀

周勃傳高帝中人二朝

周勃沛人也以獄為曲為生帝以吹簫給喪事許良云帝薄為曲也吹材官引強

漢中拜為將軍運定三秦賜食邑擊項籍擊臧荼賜爵列侯劍符世世不絕食錢八千二百八十戶以將

軍從擊韓王信遠為太尉擊陳豨屠馬邑為人木彊敦厚木明剛反高帝以為可屬大事不好文學每召

諸生說事東嚮坐責之不以君主之禮也越為我語其稚少文如此推此如推勃既定燕而敗高帝已崩

以列侯軍惠帝以為太尉高后崩陰謀迎立代王是為孝文汝陰滕公迺奉天子駕迎皇帝代却文帝即

位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邑萬戶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

厭之厭一涉以則禍及身矣勃乃收相印歲餘卒復用為相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頗未能行丞

相朕所重其為朕幸列侯之國免相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

以尤有上書告勃欲反所更尉逮捕治之勃恐不知置辭道立也辭吏稱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

書牘背示之牘音讀木解以君辭也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文帝女也勃子勝之尚之配文帝朝薄太后以冒絮提

文帝冒覆也使計反曰絳侯嘗皇帝室引結其怨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及今居一小縣願欲反耶

文帝見勃獄辭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勃復就國孝文十一年

義謚曰武侯子勝之坐殺人國絕第亞夫復為侯初勃之益封也以其弟

互註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帝北將北軍以誅諸呂呂太后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為

劉氏帝紀猶有過刑謬論見列傳與陳平合謀誅呂立文帝見王素盡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也

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時蠶介怨恨日為之蝕元王

高亞夫傳 事文類

亞夫為河內守許負相之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做命貴重矣於人臣無二後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負指其口曰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飯子容文帝擇勃子賢者

皆推亞夫延封為條侯在文帝六年匈奴入邊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

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有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送迎已

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及彀弓弩持滿仲馮曰言無弓智是也故表至何不得入先

此侯保也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

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天子乃按轡

徐行至中營亞夫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禮介者天子為勅改容式車使身換式以禮敬使人

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群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卿者霸上棘門如兒戲爾

卿曰何其將固可擊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禍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延拜亞夫為中尉文帝且

別時戒太子曰即有緩急亞夫真可任將兵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

曰楚兵剽輕劉區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吳王傳亞夫至巨陽即都尉軍計

亞夫至霸上越涉速說曰吳王素懷悍死士此必置閭人於蔽廼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

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直入武庫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會兵滎陽吳方攻梁

謀急請救亞夫堅壁不出而使輕騎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相攻擊極

亂至於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擊東南亞夫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既

餓絕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吳三月而吳楚平五歲遷為丞相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上

曰請與丞相計之亞夫曰高帝約非有功不侯今信無功侯之非約也上默然而沮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上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即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可用更惡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謝病免相頃之上居禁中召亞夫賜食置大爵大爵也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謂尚屠取箸尚主上視而嫌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保侯亞夫免冠謝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為父盜買縣官器連汚亞夫入廷尉因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後上

乃封王信為益侯

贊曰聞張良之智勇以其貌魁梧奇偉魁大貌也梧者言可反若婦人女子故孔子稱以貌取人失之

于羽孔子弟子羽字伯雍而行善明字聖而學者多疑於鬼神如良受書老父亦異矣高祖數難困既也良常有力量可

謂非天乎陳平之計見於社下傾側援楚魏之間卒敗於漢而為謀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故謂中

平竟自免以智終王陵廷爭杜門自絕亦各其志也周勃為布衣時郡撲庸人至登輔佐匡國家難謀

諸呂立孝文為漢伊周何其盛也

叔傳留侯魯恭魯恭始始呈作漢腹心圖折武關從沛公入武關說令破兵相秦解肥鴻門推齊銷印

歐致越信歐與招賓四老惟宣嗣君陳公援據將以利動向其至解擊之類漢乃安樊范三項夫狄禽韓保中六奇既設我

同艱難安國廷爭致仕杜門絳侯矯誅呂尊文亞夫守節英楚有勳

東萊先生西漢評節卷之八終

東萊先生西漢評節卷之九

樊噲傳

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後與高祖俱隱於芒碭山澤間陳涉起蕭何曹參使噲求迎高祖立為沛公項

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羽謝無有間關事羽既饗軍士中酒

不解不醒謂之

父謀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屏蔽之時噲居營外聞事急乃持盾入營營衛止噲

噲直撞入立帳下

按大羽目之間為誰良曰沛公參乘樊噲也

羽曰壯士賜之卮酒現肩噲既飲酒拔劍

切肉食之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

時羽未為

王故高紀云以待將軍此史連書耳大王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羽默然無誅沛公之心是日

微噲奔入營藉謀羽沛公幾殆

破無也始危也

籍死漢王即位以噲有功與剖符世世勿絕食邑

舞陽舞陽侯噲以呂后弟呂須為婦故比諸將最親先黜布反時高祖嘗病

而本反之前

惡見人臥禁中詔

戶者無得入辟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

闥中

大臣隨之上獨枕宦者臥噲等見上流

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

憊力極也

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

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

謂始望前趙高詐為詔命殺狀蘇而立胡亥

高帝笑而起

孝惠六年薨諡曰武侯

子伉伉母呂須為配

互註呂后時噲願得十萬軍橫行匈奴季布曰噲可斬也

見季布傳 拔劍推鋒從高帝與蕭何曹參呂誼海

內見然利王傳

鄭商傳

鄭商即音高陽人也沛公略地商以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擊項藉受梁相國印定上谷攻代受趙相國

印從擊黥布破布軍更封為曲周侯具子寄字况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

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乃劫商令其子寄給祿祿信之與出遊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商是諡曰

景侯寄嗣天下稱鄭况賈友

夏侯嬰傳 事高惠文

夏侯嬰沛人也為沛脫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泗水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高祖為沛公以嬰為太僕常
 奉車從擊趙賁軍得印一沛公相若沛公為漢王賜爵號昭平侯從擊籍至彭城漢王不利馳去見孝
 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龍虜在後龍虜常踰兩兒案之嬰常收載行面乘樹馳兩兒者未有能背而前抱持者及後也子從擊沛布定食汝陰二千九百戶自上一初起沛常為太僕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
 孝惠魯元於下邑聞乃賜嬰北第一北第者北關也近我以尊其之惠帝崩與大臣共立文帝復為
 太僕八歲薨諡曰文侯初為滕今奉車故號滕公及魯孫頃尚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為
 為孫代王干倪

灌嬰傳

灌嬰雖陽販鹽者也賜爵列侯號昌文侯與絳侯共立大帝於是為太尉絳侯免相嬰為丞相後歲餘是
 諡曰懿侯

互註諱駢將曰馮敬雖賢不能當灌嬰見高祖携級推鋒從高帝嬰留除害耘鋤海內見與利

周繆傳

周繆姓也沛人也以舍人從高祖起沛常為參乘從擊羽戰有利不利終無離上心上以繆為信武侯其
 忠信故知其上欲自擊陳豨繆泣曰今上常自行是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更封鄒信

善背城侯 孝文五年

贊曰仲尼稱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言士不繫於世類也語曰雖有鍤基不如道時
 信矣樊噲夏侯嬰灌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販鹽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以故主為喻古此勒功帝籍

慶流子孫諸當孝文時天下以郵寄為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尋勳

叙傳舞陽鼓刀屠鮑叔公廡駒頽陰商販曲周庸夫蒙龍附鳳並乘天衢

張蒼傳

張蒼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柱四方文書柱下居殿有罪亡收沛公從攻南陽當

新解衣伏質質結也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教勿斬從攻賊蒼有功封為北平

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計主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時蕭何為相國而蒼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

用算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此下正本在任教傳道孝文初代蕭何為丞相漢興

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歷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時本十月為歲首

以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律及以比定律令此音比次七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

使長行之音約古曰若律及之辭歸古曰吹律調不相錯入以定十二律之法今於樂官

比類二反若百工天下作程品香以定法令及百工程品皆取時也故漢家言律歷者本張蒼凡好書

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達達先律歷蒼德王陵及賈父事陵陵死復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

食然後敢收家蒼為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傳謂傳次言漢土德時其付音龍見當

改正朔易服色事下蒼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文帝召公孫臣為博士草立土德時應制度

以秦水德漢土德之更元年蒼由此乃自謝病稱老孝景五年薨諡曰文侯○蒼長八尺餘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

女子為乳母妻妾以百數嘗早者不復幸年百餘歲乃卒蒼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

周昌沛人也自卒史從沛公沛公以為職志主謀也職與六年與蕭曹等俱封為汾陰侯○昌為人強

力敢直言自肅曹等皆卑下之嘗與入奏帝高帝方擁殿炬也

地

昌運走高帝遂得騎昌頃間曰我何如

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昌莫身

之謹上聞其說昌為人吃吃音又戚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

詔以口此故每上欣然而笑即罷呂后側耳於東箱聽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趙人方與公

房房錄名謂御史大夫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昌笑曰乃等史爾何

至是乎頃之高祖愛趙王不能自全堯曰獨為趙王置責強相帝曰季臣誰可者堯曰昌堅忍仇遺自星

后太子大臣皆素嚴憚之獨昌可帝召昌曰公強為我相趙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奈何獨中道而

棄之於諸侯乎曰吾極知其左違時尊左而平左故公不得已強行既行帝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

以為御史大夫者熟視堯曰無以易堯也謂此扶為左違遂拜御史大夫○高帝崩太后召趙王王至長安見鵠殺呂

謝病不朝見三歲而薨高后元年趙王如意前定趙

申屠嘉傳高惠文景

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張材官之士多力蹶張強弩張之後高帝擊籍遷為隊卒卒所從擊布為都

尉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時遷御史大夫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故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

而高帝大臣餘見無可者乃以嘉為丞相封故安侯

致堂胡氏曰蹶張張弩蓋武卒也高帝公卿至是無可任相者乃用蹶張之子申屠嘉非有名望蓋聞

也而挫抑鄒述之事凜然有大臣風節人固不吐輕議也張禹通經學為帝者師其見重賢極蓋舉詔

雖匪之態尉以持祿容身咄哉鄙夫其可以為嘉之御也乎

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嘗賜果鉅為文帝常燕飲通家嘉入朝通居上旁有

急慢之禮嘉奉事因言曰陛下幸愛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罷朝坐府中為撤召
通通免冠徒跣謝嘉坐自如不為禮責曰朝廷者高帝之朝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上度丞相
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嘉為相五歲文帝崩孝景即位罷錯為內史貴幸用
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通罰通侵削諸侯而嘉自歎所言不用疾錯聞錯穿宗廟垣為奏請誅錯
錯恐入宮上謁自啟上天子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為錫所費因啜血而死○自嘉死後
陶青劉舍及武帝時許昌薛洋莊青翟趙周皆以列侯繼踵故故廉謹嚴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
能發明功名著於世者

互註非有攻城野戰之功○得天下之口而日益惠見未

贊曰張蒼文好律歷大綱為漢名相而專遵用秦之顛頊歷何哉周昌木強人也強其任教以舊德用

中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然無學術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叙傳北平志古司春柱下定漢章程律令之緒建平質直犯上於色周昌先封建城廣河之屠食

厥舊德食故安執節責通請錯塞塞帝臣匪躬之故言中錄錄皆不為已

鄒食其傳事高帝

鄒食其食音吳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魏晉書為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皆謂之

狂生陳勝等起諸將過高陽皆避反好荷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食其乃自匿沛公略地陳

留麾下騎士適里中子食其里中子食其謂曰聞沛公有大略北真喜所願從遊莫為我先先謂騎

士曰沛公不善儒善諸客冠冠來者輒解其冠弱其中弱食其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食其

所戒者沛公至高陽傳舍食其使召食其食其至入謁王已後三秦東學項籍而引單於

華洛之間軒生破能衣往說漢王乃非也自沛沛公方踞床坐兩女洗洗先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足下

公未入則與項羽別切坐高陽得解生足第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破秦于沛公罵曰豎儒天下苦秦久矣何謂助秦食其曰必欲合義兵誅無

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報流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言六國從衡時從子容反沛公問計

安出食其曰足下起瓦合之卒謂如破元之相合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殲秦此所謂探虎口

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請使令下足下逐下陳留號為廣野君○

漢三年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舉計欲損成舉以求屯軍雖以距楚食其曰知天之天者王事

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教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

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救倉乃引而東此乃天所以資漢且漢楚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農夫釋

耒紅女下機紅機工織天下之心未有所定願急遣兵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塞成舉之險杜太行之道行胡剛

越距飛狐之口在代郡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方今燕趙以定唯齊未下田廣據千里之齊田

間將二十萬之眾單於應城前又曰此時何緣更有田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

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食其說齊曰漢王

起蜀漢之兵降城以侯其將得略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憂美賢才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

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忌戰勝而不得其實拔城而不得其封為人

刻印玩而不能授天下之士故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據上黨之兵音

爰下井陘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王彥下漢田廣以為然乃罷麾下兵守

戰備與食其日縱酒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馮軾曰馮軾也軾乃夜度兵平原襲齊屠開漢兵

至以為食其責已乃烹食其引兵走○漢十二年郡國擊布有功高祖舉功臣思食其故封子疥為高梁

侯

侯

侯

侯

互註綏頌往說魏王豹謀撓楚權食其欲立六國以樹黨漢王以問張良良發八難漢王輟飯吐哺

曰豎儒與敗乃公事社見前

陸賈傳事高惠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辨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佗從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懸結算踞見賈維音維結讀曰結維擊者一韻之習其形如何反高祖使賈

中國人今反天性奮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大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

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強於此反其漢誠聞之使一偏將將十萬然臨越即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佗乃謝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秦何曾參韓信賢賈曰王似賢也

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訂秦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天下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廣朕人眾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創列未有也

今王眾不過數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時正宜反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佗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

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賈囊中裝直千金無底曰索言其賈物賈輕而價佗送亦千金賈卒拜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故報高帝大悅拜為太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

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空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

差智伯極武而亡夫差吳王閔子也為越滅智伯者卿諸半韓魏兵秦任刑法不雙卒滅趙氏秦之父封於越城帝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

為高帝未嘗不稱善稱其書曰新語文說太史公曰余讀陸生新語十不能爭之反扶乃病免以好時田地善往家馬有五男乃出業中裝買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屋

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飲十日而

更一收向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之客年不過再過計一歲之中每子不過數擊

鮮毋久潤女為也酒亂也言我至之時女宜教數擊殺性守與我呂太后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

氏陳平患之力不能爭嘗燕居深念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

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若何不交歡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平用

其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平乃以奴婢車馬

等遺賈為飲食賈賈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竟以壽終

朱建傳

朱建楚人也嘗為淮南王黥布汜反漢誅布聞建諫之賜號平原君為人辨有口刻廉剛直行不苟合

義不取容辟陽侯其食行不五得幸呂太后欲知建建不肯見及母死貧未有發喪方假資服具得反陸

賈素與建善乃見辟陽侯賀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

長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祝也終者之本被口說者以百久之人或毀辟陽侯惠帝怒欲誅之

辟陽侯使人欲見建建乃求見孝惠幸臣閻籍儒說曰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曉欲殺之辟

陽侯誅太后亦誅君君何不言帝出辟陽侯太后大驢兩主俱幸君富貴益倍矣籍儒從其計言帝帝東

出辟陽侯呂太后崩大臣謀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卒不謀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子平原君之力也孝

文時聞建為其策使吏逮捕遂自到辟陽侯之因欲見建建不

專敬齊人也漢五年成隴西過雍陽高帝在馬敬脫輓輅格胡格反一木橫連車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
 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敬易衣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敬說
 曰陛下都雍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卽吐積
 德業善十餘世原古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枝馬筆去居岐原止國人爭敗之及文王為西
 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故之此音宿武王伐紂不期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
 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乃營成周都維以為此天下中仲竹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焉有德則易以王
 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務以德致人不欲險阻今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為二天下莫
 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大戰七十
 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傷死者未起次音快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矣且秦地破
 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卒音積百萬之眾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府象也萬
 夫與人鬪不據其亢隘與扼同亢音捐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秦之故地此亦據天下之亢而
 捐其背也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使即日駕西都關中於是破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曰奉春君
 首劫都關中各謂之始以其○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
 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蕭奮使者十輩來密言易擊上使敬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奉珍見所長今臣
 徒見羸畜老弱備音法一說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不可擊是時漢兵已業行上怒罵曰齊
 虜以舌得官乃今妄言沮吾軍沮才械擊廣武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帝至
 廣武故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乃拜為關內侯號建信侯○時冒頓單于兵驅控弦四十萬騎數苦

北邊上惠之問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罷必未可以武服也冒頓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
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適諸使辯士風諭以禮節風諭冒頓在國為子塔兒外孫為單于單于豈曾聞
外孫敢與大父亢禮哉可毋戰以漸臣也高帝取家人子家人子為公主妻單于使敬柱結和親之約高初

帝欲遣長公主呂后泣曰妾唯以一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

司馬溫公曰建信侯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與為婚姻何前後之相違也夫骨肉之恩尊卑
之序唯仁義之人為能知之奈何欲以此服冒頓哉蓋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
之以威未聞與為婚姻也且冒頓視其父如禽獸而獄之吳有於婦翁建信侯之術固已疎矣况魯元
已為趙后又可奪乎

敬從匈奴來因言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彊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枕
而卧也願從齊諸田楚昭屈景無趙韓魏侯及豪傑名家且實關中無事可以備胡有變亦足率以東伐
此種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互註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塞中國徙之長安適也見魏

叔孫通傳李高意

叔孫通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侍詔博士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何如
通曰夫天下為一家毀郡縣城隳其兵視天下不復用視且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職四方
輻輳此特鼠竊狗偷何足置齒牙間哉二世喜賜帛二十匹衣一襲上下拜為博士通出反舍諸生曰生
何言之缺也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於虎口幾臣○漢二年降漢通儒服漢王懼之乃變其服短衣楚
製漢王喜通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刺言諸故孽盜壯士進之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今不違臣

等則言大猶何也通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宜罷關平故先言新將塞旗之士諸生且待我

我不忘矣漢王拜通為博士號授嗣君 高帝素去秦儀法為簡易群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故反拔劍擊

柱通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

不同禮禮者固時世人情為之節大願採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

破疑於是通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通笑曰若真

鄙儒不知時變遂與三十人西歸 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魯野外位羊野地為置

傳口道茅並與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乃令群臣習練會十月漢長樂

宮成諸侯群臣朝漢時向以十月為正先乎明郎中僕陸扶同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

大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禮大行設九賓臚句傳九賓九儀也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上傳始

如所授之禮九賓禮也於是皇帝舉法房百官執戟齊警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喧

譁失禮者於是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奉常

司馬溫公曰禮之為物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家則內外有別而九族睦焉

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叙而致治成焉用之於天下則諸侯順服而

紀綱正焉豈直几席之上戶庭之間得之而不亂哉夫以高祖之明連關陸賈之言而稱善備叔孫通

之儀而歎息然所以不能肩於三代之王者病於不學而已當是之時得大儒而佐之與之以禮為天

下其功烈豈若是而止哉惜夫叔孫通之為器小也徒竊禮之糠粃以依世諸俗取寵而已遂使先王

之禮淪沒而不振以迄于今豈不痛甚矣哉是以楊子譏之曰昔者魯有大臣史夫其名曰何如其大

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義召先生於魯所不能致者二人曰若是則仲尼之蘭進諸侯也非邪曰仲

尼關述將以自用也如委已以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善乎楊子之言也夫大儒者豈肯毀其規矩準繩以趨一時之功哉

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為偏願陛下官之帝悉以為初諸生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

九年後通太子太傅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諫曰昔晉獻公以嬖嬖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

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

啖啖當作采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立少適讀臣願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吾特戲耳通曰太子

天下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帝曰吾聽公孝惠即位後通為奉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

儀法皆通論著惠帝為東朝長樂宮朝太后作禮道方築武庫南通泰事因請闡曰時生強之時不陛下

何自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於高廟每月一為之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

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原重益廣大孝之本上乃始有

致堂胡氏曰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而又作原廟云益廣大孝之本則通之妄也其言曰人主無過

舉有七廟又作原廟非過舉乎且衣冠出游於禮何據中庸記宗廟之禮陳其宗器設其裳衣非他所

也謂宗廟也非他時也謂祭祀之時也今以死者衣冠為出游之地於禮喪矣然則通之所以諫帝者

無一而當則不若帝以數蹕煩民而築複道之為是也使後世有致隆於原廟而簡於太廟則叔孫通

啓之矣

司馬溫公曰過者人之所不免也惟聖賢為能知而改之古之聖王患其有過而不自知也故設毀

謗之木置敢諫之鼓豈畏百姓之聞其過哉是以仲虺美成湯曰改過不吝傳說戒高宗曰無恥過作

非由是觀之則為人君者固不以無過為賢而以改過為美也今叔孫通諫孝惠乃云人主無過舉是

教人君以闢過遂非也其不眇哉

史帝嘗出游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菓方今櫻桃熟可獻宗廟禮於上許之諸菓跋由此興

互誼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 因秦樂人制宗廟樂禮志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

儀得也見揚

贊曰高帝以征伐定天下而措紳之徒指紳士服騁其知辨並成大業語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

之功非一士之略信哉劉敬脫輅輅而建金城之安叔諒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儀遇其時也太史公

之義非一旅之敵也秦謝之棟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史海內

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哉可傳邪叔諒通者世度於制禮運

與時變化卒為漢家舊宗大道若此道固鄭生自匿監門待主然後出猶不免鼎鑊朱建始名康直既

委地蓋謂是乎宋隱曰此音屈也音移距辟陽不終其節亦以喪身陸賈位止大夫致任諸呂以諸呂傷王不受憂責從容平勃之間災七附

會將相以強社殺身名俱榮其最優乎

叙傳食其監門長揖漢王畫囊陳留進收救倉塞隘杜津塞馬王基以張賈作行人百越來賓從容風

議或七谷反博我以文敬由役夫達京定都劉政由成內強關中外和匈奴叔孫奉常與時抑揚稅介

免曹介甲也禮義是創或哲或謀觀國之光

淮南厲王長傳 子安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高帝八年過趙王獻美人幸有身趙王不敢內宮舉外宮舍之及貫高等謀

反事覺并連治王盡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生厲王即自殺上令呂后母之十一年滅布立為淮南

王孝文即位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有材力力扛鼎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遵時帝令

舅薄昭子書諫之曰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負信多斷今所行不稱天資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

下夫大王以千里為宅居以萬民為臣安此高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沐胡內反赴矢石野戰

攻城身被創痍以為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

牲豐潔感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昔者周公謀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子糾也

也秦始皇殺兩弟連其母以安秦始皇母與嫪毐通生二子事項王三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項王高帝

守走吐京師代不能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漢諸呂怨高帝故反大王宜急改擇易行行之有疑禍如蔡矢不

可追已王得書不悅六年長所犯不執制日其教長死罪廢勿王處蜀嚴道即蜀之金不食而死

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周

公瑕管蔡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為禽淮南地邪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失國早夭乃立其子

安安好書喜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喜射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

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

也屬服辯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常召相如等視草乃遣初安入朝使為離騷傳旦受詔曰

食時上又獻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安初入朝武安侯竇建元六年彗星見

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宮車一日晏駕王尚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竇建元六年彗星見

王心怪之蓋治攻戰具元朔二年上賜凡杖不朝五年坐當被事削二縣其後自傷削地反謀蓋王

數以舉兵謀問伍被被常諫之復問被被為言發兵權變伍在伍於是王銳欲發乃令宮中作璽印使知

法冠御史冠也欲如伍被計使人為得罪而西為得罪之狀而西去京師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即刺大將軍衝青而說

丞相弘如發家耳如發去物上之伍被詰詰言與淮南王謀反上與諸侯王列侯議膠西王端議曰安處

法度行邪僻有詐偽心以蠱惑百姓反形已定當依法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

安自刑國除為九江郡

晉書曰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荆舒是也荆舒也言北有戎狄南有荆舒是言淮南衡山親為骨肉

疆土千里列在諸侯不務遵藩臣職以丞輔天子而刺懷邪僻之計刺與春同仍父子再亡國此非獨

王也亦其俗導臣下漸靡使然此及夫荆楚割此及輕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叙傳淮南潛狂二子受候安下而邪賜頑以荒敢行稱亂窘世薦亡此及子安又自故

割通傳

割通范陽人也楚漢初起武臣略定趙地贊武信君通說范陽令徐公曰通且見武信君而說之曰必將

戰勝而後略地攻得而後下城臣竊以為殆矣殆危用臣之計毋戰而略地不攻而下城傳檄而千里定

范陽今欲以城先下君而君不利之則違地之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降而身死必將嬰城固守嬰謂

自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為君計者莫若以金屋朱輪迎范陽令使馳驚於燕趙之郊則違城皆將相

告曰范陽令先下而才富貴必相率而降猶如阪上走丸也徐公具車馬達通說武臣武臣迎徐公燕趙

聞之降者三十餘城如通策焉漢將灌信虜魏王破趙代降燕定三國引兵將來擊齊聞漢使酈食其

說下齊信欲止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孟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無行且酈生一

士伏軾掉三寸舌掉也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之眾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

之功乎於是信然之遂定齊地通知天下權在信欲令背漢乃德感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相君之面

不遇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貴不可言信曰何謂也通曰天下初作難也後雖豪傑建號一呼呼大

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糞至風起風起當此之時要在二暴而已今劉項分爭使人肝腦塗

地漢王將數十萬眾距葦羅岨山河亡尺寸之功敗樂陽傷成皋遠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

楚人起彭城轉關運北至滎陽乘利席勝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京山迫西山而不能進三年於

此矣銳氣挫於險塞糧食盡於內藏百姓罷極罷無所改命當今之時兩主懸命足下足下為漢則漢

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心腹望肝膽望效愚忠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勢莫敢先

動天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眾據強齊天下孰敢不聽蓋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

且勇略震主者身危功益天下者不賞足下功無二於天下略不世出者也扶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足

下欲持是安故乎信曰吾將念之通復說曰聽者事之候計者存亡之機夫隨廝養之役者失鳥乘之權

守儲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齊人為小兒為魯受二斛石斗石也計誠知之而決不敢行者百事之禍也

故猛虎之猶豕不如善養之致魯與諸國有盟子孤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此言貴能行之也夫功

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失夫時乎時乎不再來願足下無疑臣之計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為巫後信

以罪廢為淮陰侯謀反被誅歎曰悔不用通之言死於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齊辯士蒯通乃詔齊召通通

至上欲東之通曰徇各吠非其主彼時臣獨知齊王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夫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

得天下匈匈可殫誅耶可盡上乃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禮下賢人請通為客初客謂通曰先

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

里婦與里之諸母善里婦夜亡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安

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即來繼請火於三肉家繼於粉曰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連

呼其婦故里母誅談說之士也東繼乞火非違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乃

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求臣

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

國曰敬受命皆以為上賓 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萬承

音其而義 沐長也

伍被傳

伍被被楚人也或言其先伍子胥之後也以材能稱為淮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學術折節下士招

致英雋以百數被為冠首久之淮南陰有邪謀被數微諫曰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

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荆棘露宿衣也王怒擊被父母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臣聞

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萬舉而萬全文王一動而功顯萬世列為三王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

也王曰今漢廷治乎亂乎被曰竊觀朝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錯下之遵古之道

風俗紀綱未有所缺重裝富貴周流天下道無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者服義也貢獻也南夷也東甌入

朝廣長榆開朔方匈奴折傷難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為治王曰漢大將軍河如人也被曰號令明當敵勇

常為士卒先休乃舍穿井得水乃飲軍罷士卒已踰河乃度雍古名將不過也王復問吳舉兵非耶被曰

非也夫吳王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眾地方數千里采山錫以為錢煮海水以為鹽伐江陵之木以為

船國富民眾與七國合從不能成功者誠逆天違眾而不見時也王曰人言絕成舉之道天下不通據三

川之險措天下之兵公以為何如被曰屈強江淮間也可以延歲月之壽耳未見其禍也王曰陳勝吳

廣無立錐之地奮臂大呼也天下響應也被曰往者秦為無道情詩書棄禮義任刑法轉海梁之粟

又古來致于西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女子紡績不足於益形遭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

僱尸滿野流血千里百姓力屈也欲為亂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藥多齎珍寶得平原大澤

止王不來百姓悲痛愁怨欲為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也

死後趙陀始自為王分乃言尉陀先王
陳勝乃反被一時封爵不實其說也 行者不遠往者不返百姓離心瓦解故為亂者十室而七興萬乘
 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大半之賦發關左之戍關左解之人不蓋子兒不安第政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側
 耳而聽欲為亂者十室而八陳吳大呼文故劉項並和天下驚恐和與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
 內泥愛蒸庶泥與布德施惠口雖未言醫疾當震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感動千里下之應上猶
 景嚮也景與影同王以陳勝吳廣論之彼以為過且入王之兵攻不能什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又萬倍
 於秦時願王用臣之計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作春秋之故煇何不用比干之言也因流涕而起後事覺
 被詰吏自告與謀遂破

江充傳 事武帝

江充字次行子元趙國人也為人魁岸魁大也有容犯其壯帝見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國多奇士既
 至前問以當世政事上說之充自請願使匈奴詔問其狀對曰因變制宜以敵為師事不可豫圖上以為
 謁者使匈奴還拜為丞相續來使者督三輔盜賊禁踰竟成此臣多悉帝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
 身持北軍擊匈奴奏可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 充出逢於陶公主武帝之姊行馳道中充呵
 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太后已崩言太后獨公主得行軍騎皆不得盡劫沒入官 從上甘
 泉逢太子家使山吏乘車馬馳道中充以屬更太子使人謝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勅亡素
 者言素不救惟江君寬之充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夫見信用感震京師遂為水衡都尉 上疾祟在
 巫蠱巫蠱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充因言宮中有益為強太子宮得桐木人太子不能自明收死斬之太
 子由是遂敗武帝知充有詐更充三族

息夫躬傳 事武帝

息夫躬字子微河陽人也少為博士弟子受春秋通覽記書容貌壯麗為眾所異哀帝初即位皇后父傳

星其躬同郡相友善躬繇是以為掇古文錄交遊日廣躬與孫寵謀曰上亡繼嗣體久不平今無監有大

石自立聞邪臣託枉事以為泰山石立而先帝龍興古邪人有東平王雲欲求非望而后弟伍宏以醫技

得幸出入禁門霍顯之謀將行於杯杓上均刑軻之變必起於帷幄發國姦誅主豎取封侯之計也乃上

變事雲等皆坐誅上摧寵為南陽守躬光祿大夫躬既親近數進見言事論議亡所避眾畏其口見之仄

目古之假躬上疏愿誠公卿大臣曰方今丞相王嘉健而善縮不可用御史大夫賈延情弱不任職左將

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驥不曉政事曉音五諸曹以下僕選不足數僕音水反古文

卒有強弩圍城音長戟指關陛下誰與備之如使強夫喋講於東崖音古叫字匈奴飲馬於渭水邊

竟雷動音四野風起京師雖有武彘精兵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宛口神反音軍書交馳而輻輳羽

檄重達而押至音小天懷臣之徒憤既不知所為音反其有大馬之決者仰藥而伏双雖如

夾滅之誅何益禍敗之至哉會單于當來朝遣使言病願朝明年躬養以病為解疑有佗變上召公卿將

軍大議左將軍公孫祿以為中國常以威信懷伏夷狄躬欲逆詐違不信之謀不可許且匈奴賴先帝之

德保塞稱藩今單予以疾病不任奉朝賀遣使自陳不失臣子之禮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為違竟愛

也朝稱祿曰音臣為國家許幾先謀將然音豫圖未形為萬世慮而祿欲以其大馬苗保目所

見臣與祿其議未可同日語也上曰善躬因見言性年受感守心大白高而芒光又角星常於河鼓音

其法為有兵亂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教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厭應變真音上以問丞相

丞相嘉對曰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况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

異所以教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辯士見一瑞或妄以意傳著星曆音

異所以教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辯士見一瑞或妄以意傳著星曆音

善治 謀動干戈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辨口快耳其實未可從夫嚴政者苦其譎諛傾險辨慧深則也

譎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辨慧則破正道深則則傷恩惠上不聽速下詔曰問者盜賊取多未聞將

軍惻然深以為憂爾緣戎士繕修干戈器用監惡固古口反強孰富督之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二

千石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詣公車後數日丞相御史奏躬臺過上驟是惡躬等下

詔曰躬虛造詐讓之策疑虛欲以誑誤朝廷其免官遣就國未有第宅寄居止亭止亭姦人以為侯家富

常夜守之邑人河內採賈惠教以祝盜方以桑東南指枝為七在東南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被髮立

中庭向北斗持七招指祝盜人有上書言躬懷怨恨非笑朝延繫獄大誨而死辨大初躬待詔數危言高

論著絕命辭曰玄雲決將安故乎決為鷹隼橫厲鸞排徊兮增若浮哉增之動則檢兮蠢棘操技易

可接兮反秋風為我噓今古浮雲為我陰嗟若天兮欲何留後數年乃死如其文初躬待詔數危言高

互註辨足以移眾強可以獨立姦人之雄惑世尤劇者也見地

贊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劇通一說而史三焉其得不尊者幸也伍被忠不終而詐

讎讎誅美不亦宜乎江充造壘太子寢息夫作毒東平誅可不懼哉

叙傳劇通一說三雄是敗覆鯽驕悍田橫顛沛被之拘係乃成忠害伍被不從王反充躬罔極交亂弘

大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

京兆 慎獨齋 七十三翁 刊行

萬石君傳 事文景武

萬石君奮趙人也有姊能鼓瑟高祖召為美人以奮為中涓

戚里祖曰於上有相戚者皆居之故名戚里劉攽列傳曰子謂此里偶名戚里高祖功勞孝文時官

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謹舉無與比孝景即位以為九卿遠近憚之從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甲次乙

其石故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迥舉其門凡號奮

云甲乙嚴計也總合其一門之計孝景孝年以上大夫祿歸孝子家以歲時為朝臣疎朝過宮門闕

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輒為子孫為小吏來歸謁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請讓為便坐對集不食

諸子相責肉袒謝罪迺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所與僮僕訢訢如也所與唯謹上賜食於家

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

賢行皆自以為不及 建元二年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嘗太太后以為儻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

不言而躬行迺以建為郎中令慶為御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郎官五日歸謁親入子舍

若今竊聞侍者取親中羣廁踰中羣若今言中衣踰音投廁身自澣洒禮反以為常建奏事於上前即有

諸房竊問侍者取親中羣廁踰踰音投廁身自澣洒禮反以為常建奏事於上前即有

可言屏人乃言極切至尾見如不能言者上以是親而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茂陵邑中里貢父曰長安

也慶及諸子八里門趨至家萬石君建哭泣哀思杖過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 建為

郎中令奏事下奏上而被讀之萬石曰書馬者與尾而五馬字下曲者為尾并今乃四不足一獲謹死矣

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 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為簡

十七史詳節 卷十

西漢

一

易然猶如此出為齊相齊國最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為立石相祠元鼎五年為丞相是時漢方南誅
兩越東擊朔鮮社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修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
等致利王莽舒之魯峻法兒寬等推文學九卿吏選用事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醇音純在位九歲

無能有所匡言 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公卿議欲請徙於邊上以慶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告

歸慶新不任職上書曰臣疲驚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願歸丞相印避賢者路報曰聞者

河水滔陸泛濫十餘郡隄防勤勞不能墮憲墮音是故巡方州師古曰東方諸州仲湯曰後禮高獄通八

神以合宜居濟淮江歷山濱海濱音問百年民所疾苦推吏多私徵求無已去者便居者擾故為流民法

以禁重賦原文曰設此法流民若干吏坐其罪是以禁重賦也乃者封太山皇天嘉况神物並見朕未

能承意切比閭里知吏姦邪閭里與民切近始得和吏素為姦委任有司官曠民愁盜賊公行君不繩責

長吏而請以興徒仲湯曰興搖蕩百姓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動危之而辭位欲安歸難乎危難之事欲

君其反室慶素質見詔報自以為得許據史以為見責甚深慶懼不知所出復起視事慶為相無他夫略

後三歲餘薨 慶為相時子孫為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衰矣中子德慶愛

之法

衛綰傳

衛綰代大陵人也以戲車為郎事文帝戲車若今弄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他文帝崩時屬孝景曰綰長

者善遇之及帝立歲餘不孰何綰不借問仲湯曰誰何綰日以謹力 帝幸上林詔參乘病上賜之

餼縮曰先帝賜臣餼凡六不敢奉詔上曰餼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施音綰曰移餼者人所好故數上使取

六餼餼常感感音未嘗服也即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上以為廉忠實無他賜拜

為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歲為丞相朝奉事如職所奉分守職自和官以至相終無可言上以為敦厚
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武帝立以景帝病時諸官因多坐不辜而君不任職免之天子不親政相當
直不疑傳

直不疑傳

直不疑南陽人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即金去已而同舍即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
之賈金償復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即大慙以此稱為長者稍違至中大夫朝廷見人或毀不疑且朝
原以田蚡是見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特母奈其善盜嫂何也不疑曰我乃無兄終不自明吳楚反以二千石
將擊之景帝拜為御史修吳楚時功封為襄侯遷先武帝即位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
臨為官如故惟恐人知其為吏迹也不好立名稱為長者號曰信侯

周仁傳

周仁任城人也以賢見景帝初立拜郎中令性陰重不泄性密重不泄常衣弊補衣溺袴故為不潔清溺袴
屎袴者為小袴以積其尿仲禹曰袴非小袴能積其近潔也以是得幸入卧内上時問人仁曰上自
常身溺過其上不洗濯之以其不潔人怨遠之乃得至後宮察之然亦無所毀如此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為先帝臣重之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
官景帝時帝再幸其家從陽使
所賜甚多其終常讓不敢受也

張歐傳

張歐歐音字叔高祖功臣安丘侯說少子也說讀孝文時以治刑名責父曰治刑名字子謂刑侍太子然
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時為御史大夫歐為史未嘗言按人劾以誠長者處官制與
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而封之不忍也其愛人如
此老篤請免天子亦寵以上大夫祿歸老子家子孫咸至大官

贊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其萬石君建陵侯塞張叔之謂於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

嚴而治至石建之濟衣周仁為垢汗君子識之

叙傳萬石温温幼穉聖君言其性居宜爾子孫天天伸伸慶社于齊不言動民衝直周張叔慎其身

史記太史
公曰周

梁孝王傳又帝嘗望石生

梁孝王武以孝文二年立為代王十二年徙梁文帝崩二十五年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孝王宴飲從

容言曰從千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其春吳楚七國反先擊梁棘壁梁王使

韓安國張敖等距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大尉亞夫相距吳楚破而梁所殺虜略與漢中分

略與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於是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

漢同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於是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

躍梁者或前躍至行人言出入者至文出亦有碑擬於天子擬音招延四方豪傑多作兵弩弓數千萬府庫金錢且百鉅萬珠玉

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入朝上疏因留以太后故入則同輩出則同車上廢栗太子太后心欲以梁王

為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帝太后議格格音迺辭歸國梁王陰使人刺殺袁盎上由此怨望於梁

王梁王恐因上書請朝伏斧質之闕下謝罪太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復如故其帝益疎王不與同車駕矣

三十五年復入朝欲留上不許歸國意忽忽不樂杜穉梁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

六日薨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王死太后極哀

贊曰梁孝王雖以愛親故王膏腴之地太后愛子而帝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貨財廣其

宮室卑服然亦借矣恬親亡厥牛禍告罰罕用憂死悲夫

叙傳孝文三王代孝二梁代孝王參又梁孝王情懷折無嗣折天孝乃尊光內為母弟外杆吳楚恬寵於功

借欲夫所思心既霽矣侯牛禍告妖帝庸親親歟國五分分梁為五引文孝德不堪寵四支不傳孝王
四人皆不傳何惟
吳王賈有王

賈誼傳

賈誼洛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甚愛幸文帝初立
聞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喜學事焉徵以為廷尉廷尉延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

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

所出諸生於是以為能文帝說之說諸說諸超遠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

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地草具其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讓未遑也

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之絳灌嬰也

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議以誼為長沙王太傅既以適去誼

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也被讒放逐作離騷經離騷經遭憂而作此經其終篇曰已

矣國亡人豈求知遂自投江而死誼道傷之因以自喻其辭曰恭承嘉惠兮竝罪長沙及聞屈原兮自湛

汨羅遙托湘流兮放弔先生放弔先生疏古侯字及古側字汨水在長沙羅遭世罔極兮地損厥身鸞鳳伏竄兮

鴛鴦翔聞其尊顯兮鴛鴦翔聞其尊顯兮謂吐志反其人為反讒說得志聖賢逆曳兮方正倒植謂吐志反其人為反

下謙而不受也謂蹈踏廉謂蹈踏廉能為之石反踏居略反莫邪為純兮謂蹈踏廉謂隨曼潤兮謂隨曼潤

伯長也淵胡則元謂蹈踏廉能為之石反踏居略反莫邪為純兮謂蹈踏廉謂隨曼潤兮謂隨曼潤

屬兮宜云異夫大羊鳳凰翔于千仞兮屬兮宜云異夫大羊鳳凰翔于千仞兮管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屬兮宜云異夫大羊鳳凰翔于千仞兮

兮宜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兮宜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割於蜚蠊兮宜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

大魚也音漢亦音尋

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臣謹驗之往古按之當今雖使舜禹復生為陛下計亡以虜此大樹國固必相疑之勢立國本大其勢必固相疑今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撻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

血氣方剛如有淮南濟北之為此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昃慧音斷操刀必割今不肯早為已豈有異秦之季世乎高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德至渥也陛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

臣之自高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臣知陛下之不能也屠牛坦孔子時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謂

此所排擊割割皆眾理解也解胡至於髓脾之所解音非斤則斧大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及也權勢法

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眾體脾也釋斧斤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大抵疆者先反

翼今樊鄴絳濞據數十城而王今雖殘亡可也今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破天下之治

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今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

刺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

不犯今行而不逆細民卿善卿音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

表而天下不亂音表若谷床天子當時大治後世誦感一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

勢方病大瘳瘳音一脰之大幾如要要音巨

不可行足端反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偏天子偏音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

倒懸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擾侮侵掠至不敬也而漢咸致金

絮采繒以奉之竟欲假令是主上之操也操音天子共責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

莫之能解斤後望烽燧不得卧卧音將吏被介冑而睡然臣竊料匈奴之眾料者不過漢一大縣以

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眾甚為執事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繫單

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中行姓也說名也諸曰悅舉匈奴之眾惟上之今今不獵猛獸而

獵田鼠不搏反冠而搏著免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感令

不信信謂可謂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編諸若今之織成以內之闕中

古者奉一帝一后節適得其節而合宜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得為后飾且帝衣兒絲練練者徒而富民墻屋被

文繡后以綵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衣於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

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飢膚欲其亡為奸邪不可得也國已屈

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俗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母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三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于壯則出分分扶家貧子壯則出資

謂之皆塔言不富出借又獲鈕也慮有德色毋取算第立而諄語諄音碎明反家貧子壯則出資

喜充稱人自有就暫借又獲鈕也慮有德色毋取算第立而諄語諄音碎明反家貧子壯則出資

義之厚天下大敗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修辭相競而上亡制度棄

禮義損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甚者則窺戶之廉謂音相則取之舉兩扇之器舉取也音而大

臣特以薄書不報期會之期以為大故恬不知怙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遺風易俗使天下面

心而御道御讀類非吏所能為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刀筆所以削書而不知大體切為陛下惜之

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儻

儻音不脩則壞堯子曰管與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今四維猶未備也宜如定經制而

後有所持循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舟楫中流而遇風波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

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

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過生過始國舉以禮使士員之有司

著於地

齊肅端冕齊請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殿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自為志子而教固已行矣

子昔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色亦效

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是與太子宴者也皇謂故孩提有職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

以道習之選天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

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

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及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

學之官也官謂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

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

而不渝矣諭與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將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

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則

則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三代之

禮春朝朝日下朝直秋朝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饗

和車上步中采齊齊詩名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遠庖廚所以長思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

者以其轉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不然非貴辭讓所尚者告訐非貴禮義所尚者刑罰使趙高傅胡亥而

教之獄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許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管然文情曰翻謬曰前車覆後車誡太

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者欲不異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則教習

然也夫教得以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天下定矣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

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法之所見而禮之所為難知若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

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為人主計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積而民怨積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歐之以法令德教洽而民氣樂法令極而民風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子孫誅絕此天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夫驗耶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令或言禮義之不若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 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眾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級等也廉則高也 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高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廷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高憚不投恐傷其器况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黜刺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天子呼諸侯同姓則曰伯舅 而令與眾庶同黜刺斃則答偶偶音音 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彼殺辱者不奉迨乎迨父其姓則曰伯舅 也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法罪曰當明察殺二世於望夷宮本由秦制無 罪投鼠而不忘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宜履履也子余反 諒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擊面吞炭易也變色仲馮曰擊謂以物塗之取 必報襲子人

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一豫讓也反君事離行若

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簞簞不歸蓋也

簞音由坐汗穢淫亂不曰汗穢曰惟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曰罷軟罷音由曰下官不職故貴大

臣定有罪矣猶未斥然正以諄之也諄音古尚邊就而為之諄故其在大譴大呵之域者呵音開聞諄呵則句

冠履纓纒盤水加飯造請室而請罪請罪之室殺牲者以盤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弛音馳其有大罪者

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捫柳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過之有理故摩

臣自意好為嬰以廉耻故人於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過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非人類也故化

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爾忘身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

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比物此志也言聖人備

御摩下則人皆懷德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夫音扶

耳故吾得與之皆安願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誼

之所致也此之不為而願彼之欠行謂反也古何不為投鼠忌器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可為長太息者六

家直取時丞相周勃免就國人有告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故誼以此識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

節復上疏曰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陛下所以為善行者惟淮陽代二國伐與強敵為

鄰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僅如黑子之著面著音直適足以餌大國而不足以有禁禦布衣者歸小行饒小廉

以自託於卿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愚願梁足以扞其趙淮陽足

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仲為日頤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

智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忠文帝於是從誼計梁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為傅

無狀當哭汝威餘亦死年三十三矣孫賈嘉最好學世其家

漢王蘇文三王傳言

互註說文帝欲民歸農以富天下

言貯積者天下之大命

言貯積者天下之大命

諫文帝毋除盜請令以致七福

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達過也使時見用功

化必盛而庸臣所害甚可悼痛遺觀孝文

改定制以漢為土德色尚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繫單于

義也受好有實已端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威服車乘以境其目

口音樂婦人以壞其耳高堂運宇舍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召幸之相親栗視酌而手食之以

五餌也此其術固以疏矣誼以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撮其切於世

事者著於傳云

叙傳賈生矯矯高才弱冠登朝遭文叙聖屢抗其疏暴秦之戒三代是據建設藩屏以強守國吳楚合

從代子賴誼之慮而文帝大封梁平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通長沙觀屈原所

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其為人及見賈生吊之又懷屈原以彼其材遊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

請服烏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爰盍盍反一字絲楚人也孝文即位兄噲任盍為郎中

常目送之盍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盍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亡亡與

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

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夫禮切為陛下不取

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夫禮切為陛下不取

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及絳侯就國人告以為反諸公莫敢為言惟盡明絳侯無罪得釋迺大與盡結交

淮南厲王逃蜀至雍死關

扶風雍縣關天子

上饗食甚哀益曰陛下有高世行三此不足設名上曰吾高世

三者何事益曰陛下居伏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解衣

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參遠矣諸呂用事大臣顛制

淵難育育之勇不及陛下至伐即西鄉讓天子者三

此名重朝廷益常引大體恍惚上朝東宮趙談乘盡仗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

象英今漢雖乏人陛下奈何與刀踞之餘共載於是上笑下趙談

上曰將軍怯邪益曰千金之子不勢術聖主不乘危今陛下聘六飛

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

坐主才因曰尊卑有序則上下和妾主豈可以獨不見人乘半威

不得父居中調為脫西都尉調徒反愛字余皆為相辭行謹請益曰持王驕日父國多

姦今欲刻治則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能日飲何說之母反而已之相舍王厚遇盡告

歸達達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益還魂其吏不乃之丞相舍王謂曰願請聞因問陳

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椽議之吾且奏之則私吾不受私語益即說曰君為相自度孰與陳

平絳侯丞相曰不如益曰善君自謂弗如夫平勃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迺為材

官職張連為陳師積切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即官者上書疏未

嘗不止驚受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未嘗不稱善何也欲以致天下賢英士日聞所不聞以益聖而君

自閉藉天下之口指其夫而日益惑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之矣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人乃不知將軍

李教引與入坐為上客 蓋蓋不好量錯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景即位錯為御史大夫使史按蓋受吳王財物誅赦以為庶人吳楚反聞蓋入見言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可說錯已誅蓋以奉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圍守蓋初蓋為吳相時從史盜私蓋侍兒蓋以賜之及見史從史適在守蓋校為司馬逆悉以其裝贖買二石餅醉會士卒飲醉引蓋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臣故為君從史盜侍兒者也蓋乃誓謝曰公幸有親言必有親老曰臣亦且亡辟吾親戚也吾親不使蓋解印綬懷之履步歸報吳

楚破為楚相 後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湛港謂曰相隨行關難走拘維陽劇言急蓋善侍之安陵富人

有謂蓋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蓋曰孟母死客送喪車子餘來此亦有送人者且緩急人所有

夫一旦叩門不以親為解凡人赴難濟危多有父母為解不以在亡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心季心公陽從數

騎馬外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遂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蓋蓋雖居家異帝時使人問善策

梁王欲求為嗣蓋遺說其後語蓋以此怨蓋使人刺蓋刺者至關中問蓋稱之皆不容口稱善其德見蓋

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者十餘曹備之刺官使曹果刺殺蓋蓋家口不能容見蓋

連刺殺蓋也所問占連梁刺客果

量錯傳 事文景

量錯 音 穎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張恢以文學為太常掌故主故為人倜儻有深謀謂與孝文時天下亡

治尚書者獨聞齊有伏生年九十餘老不可徵遺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尚書稱說謂師法而連博士

又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播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法制治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眾則

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

之行備矣此四者臣切為皇太子急之願陛下擇聖人之術可用令世者以賜太子善之拜為太子家

今以其辨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言一身所有皆是智是時匈奴疆款每邊上發兵禦之錯上言

兵事曰戰勝之威民氣百倍取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今茲隴西之吏賴社

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名敗匈奴之衆非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

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

臨戰合力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山林積石經川丘阜此步兵之地車騎二不

當一土山丘陵平原曠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短兵

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鉞楯三不當一荏葦竹蕭音加草木蒙籠龍來此

矛鋌之地鋌跌把短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鉞楯之地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暇

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不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馴卒之過也百不當十

兵不究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內袒也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

八與亡雖同此將不省兵之過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

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

易異備易反夫卑身以事疆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合匈奴

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與猶險道傾仄仄去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

與也風雨罷勞罷罷猶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

易擾亂也擾攙也大高仲馮曰勁弩長戟仲馮曰長戟思誤者如弩如今九牛大弩弩射跳及遠則匈奴之弓

不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伍俱前五為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驍謂矢

材官有材力者材官有材力者矢道同的則匈奴之萃箭木薦弗能支也萃箭以皮作如箭者被下馬地關鉞戟相接去

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眾以誅數萬之匈奴以一擊十之術也然兵兇器戰危事以大為小以強為弱在俯仰之間耳從亦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善柔蠻夷之屬來歸誰者其眾數千飯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裡各用其長技衝加之以眾此萬全之術也文帝書罷答馬曰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秦時北攻胡貉貉莫尋塞河上南攻揭擧置戍卒焉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其性能寒能凍曰揭擧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債於道債什也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謹發之名曰謹戍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北謂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財肉以富家室故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有萬死之害亡誅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陛下幸憂邊境遣將更發卒以治塞甚大患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更音庚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關石音城上書石音布渠谷音渠谷為中周虎落以竹莖相連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子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徙民定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亡繫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朝上從其言 錯復言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蓋塞下

下退託不明以求首良臣切觀高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所見刻於玉版藏於金
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為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令臣密等參乃以錯克賦謂言甚不稱明詔求賢之
意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臣以五帝明之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
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眾生之類亡不覆也著之徒者直亡不載也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
飛鳥下貫水蟲草木諸虛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熟祿孽滅賊氣息
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化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者也詔
策曰通於人事始終臣以三王明之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莫不敬壽三
王生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遠三王節
其力而不盡其為法令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勳眾使民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已內恕及人以已
於人情之所惡不以讎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如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
和親國家安寧此明人情終變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臣以五伯之臣明之伯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
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為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於違患難不避死見
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
眾而為之機陷也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與人也以勸天下之
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以禁天下不
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罪大者罰重罪小者罰輕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
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謂逆上意而反還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事
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今陛下人民之眾

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勢萬萬於五伯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臣以秦事明之

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遜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故能兼六國立為天

子及其末塗之良任不肖而信讒賊官室過度書欲亡極民力罷盡罷請賦歛不節於奮自賢驕益縱恣

善實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惜惜者刑罰暴酷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

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史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故親疏皆危內外咸怨陳勝先倡大

下大潰絕祀亡世為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躬親本事廢

去法未除苛解如寬大愛人肉刑不用罪人不帶誹謗不治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尊諸侯以不

不著示所謂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令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絕德厚

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悉陳其志母有所隱臣以五帝之賢臣明之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

主俱賈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不廢聖賢之名切聞戰不勝

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

衰邊境未安意者未之躬親而待羣臣也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恐日損一日歲

亡一歲歲德不及究於天下以傳萬世切為陛下惜之時賈誼已死對免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選中大

夫錯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材景帝即位遣御史大

夫錯請侯之罪過削其支郡過者之四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謹謹錯父聞之從穎川來謂錯曰之初即位公

為政用事侯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讓多怨何為也錯曰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罷

氏氏逐飲藥死者吾不忍見禍連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上與錯議軍事錯令上自

氏氏逐飲藥死者吾不忍見禍連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上與錯議軍事錯令上自

將而身居守會及盡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上問蓋對曰願屏左右錯趨避東廂蓋曰今計獨有新錯發使救吳楚七國復其地則兵可無血刃而罷上曰吾不愛一人謝天下丞相善劾奏錯曰吳王反天下所當共誅今錯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羣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羣臣亡臣子禮大逆無道當要斬刺曰可乃新東市詔者僕射鄧公擊吳楚為將還上問曰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發怒則地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夫錯患諸侯疆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切為陛下不取帝喟然長嘆曰公言善吾亦恨之迺拜鄧公為城陽中尉 鄧公成固人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公先先言鄧先生也一曰其名鄧先時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子章以修黃老言顯諸公間坐相青社中尉嘉廷尉劾奏錯當誅新錯 至廷說文帝令民入粟塞下復乞時赦勿收農民租並見食錄忠塞賢朝廷疾怨見吳王

贊曰蓋雖不好學亦善傳會用宜附著仁心為質引義抗慨遺孝文初立資逢適世前財時已變易謂

及吳一說果於用錯謂投身亦不逐錯銳於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暗之經於溝瀆亡益救敗

不如趙毋指括以全其宗趙奢卒趙使括為將子言於趙王王不許毋要王括悲夫錯雖不終世哀

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于篇

叙傅子絲抗慨是盡字端激辭納說攬譽正席魏力顯隙伐敗錯之瑣材智小謀大禍如發機先寇受

害

大史公曰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方變更諸侯發亂以亡身報私反害已耶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一

列傳

張釋之傳事文景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

堵音與兄仲同居以賞為騎郎賞五百萬得事文帝十年不得調謂後亡所

知名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免歸中即將爰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諳者既朝畢因前言

使宜事文帝曰卑之母甚高論今可行也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文帝稱善廷詣者

僅射從行上登虎圈所乘速反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番夫從旁代尉對

上欲以觀其能口對嚮應亡窮者聖詔拜為上林令釋之曰絳侯周勃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曰

長者釋之曰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宜效此番夫喋喋利口投給哉且秦以任

力力反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亟居其微徒文具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天下土崩令以番夫口辯

而起連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亡其實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察也帝乃不拜番夫

召釋之勝乘至宮拜釋之為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遣止劾奏文帝由是奇釋

之後為廷尉上行出中渭橋在渭橋中橋非一此在中故曰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

犯蹕當罰金官謂處上怒曰此人親駕吾馬馬頓和柔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

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吏重之是法者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上曰廷尉當是也

後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下廷尉為奏當臺市上怒欲致之族釋之免冠謝曰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

愚民取長陵一杯土杯少侯反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

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啟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景帝立釋之恐以劾帝不用

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願謂擇之為我結襪
茂氏釋之跪而結之結緒曰繫人或讓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廷尉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襪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相猶以前過也年老病卒子擊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五註文帝時選為廷尉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見刑志為廷尉天下無冤民見于定國傳

馮唐傳事文景武

馮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帝嘗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年已老在何乃按文帝以問唐廷及唐代時事則具以實言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何自為郎正問從何處來為郎

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老知之乎唐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說謂乃拊髀曰髀音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賈父曰聞廉頗李牧為人即是知其賢矣

曰臣聞上古王者遠將跪而推轂曰聞以內寡人制之聞以外將軍制之聞與列反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夫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饗士實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覆若

目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選車千三百乘殺騎萬三千匹殺張弩也音適百金之士十萬良士直

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澹都甘反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伯伯伯伯後會趙王遷立趙幽

用郭開譏而誅李牧令願聚代之是以為秦所滅切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

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帥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

盡家人子唐人之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軍中伍伍相保之符信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

文史以法繩之陛下法大明賞太輕爵太重且雲中守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之吏削其爵由此言之雖得頗救不能用也帝說是日令唐特節帥尚復以為雲中守拜唐為車騎都尉景帝立以唐為楚相武帝即位求賢良舉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為官以子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

汲黯傳事景武

魏高瓌里人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六國時衛君但稱君至黯十世世為卿大夫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即位黯為謁者東粵相攻上使黯往視者至是而還報曰粵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使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大屋比延燒比類深反不足憂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請故節伏矯制罪矯詐也上賢而釋之遂為滎陽令黯耻為令稱疾歸田里召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遂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擇丞史任之即丞責大指而已不細苛多病卧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

上聞召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於無為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為人性侶少禮侶居度反面折不能容

人之過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游俠任氣節行修潔其諫犯主之顏色常慕傅伯夏伯夏為人為李王將

素拔素拔時太后弟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蚡為禮黯見未嘗拜揖之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

直直云猶言如此如此所言黯對曰陛下內多慾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退謂人曰甚矣

汲黯之體也體也慶臣或數黯數所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縱愛身奈辱

朝廷何黯病滿三月告終不瘡杜秋所謂病滿滿滿也嚴助為請告上曰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

瘡人瘡人瘡勝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育弗能奪也孟賁夏育上曰然古有社稷臣至如汲黯近之矣

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仲馮曰古者見大臣則如坐

上嘗坐武帳兵於帳中置五黠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黠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以吏定律

今為廷尉黠賈賈湯於上前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獲先帝之功業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

使困固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東給吏之為何為給亂而公以此無種矣黠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

小苛黠情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今天下重足而立仄目而視矣時漢方征匈奴

招懷四夷黠稽少事聞常言與胡和親母起兵上方卿儒術卿謂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上分別文

法湯等數奏決獄以幸而黠常毀儒面觸弘等懷詐歸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之吏專深文巧詆詆下

毀身陷人於罔以自為功弘湯心疾黠上亦不悅也青既益尊黠與充禮或說曰大將軍尊貴識重君不

以不拜黠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言能降貴以禮士最為重也青聞愈賢黠數請問以朝廷所疑遇黠加於

平日淮南王謀反憚黠曰黠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弘等如發蒙耳說武始黠列九卿弘湯為小吏已

而弘至丞相湯御史大夫黠偏心不能無少望見上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積薪後來者居上黠罷上曰

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黠之言日益甚矣居無何匈奴漢發車二萬乘從民賈馬

賈賈音黠曰徐以縣次傳之何至罷中國罷音渾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富死五百餘人黠曰夫匈奴絕和

親中國舉兵誅之死傷不可勝計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為奴婢賜從軍死者家令縱不能處府庫實

賜於良民侍養若奉驢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文吏縱以為開出財物如遺闕闕音不得持兵哭及殺出

或曰無符傳出入為關也切為陛下弗取上弗許曰吾久不聞及黠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坐死官

隱於田園者數年召為淮陽太守

致堂胡氏曰武帝即位之七年汲黯已為東海太守其為諛者以嚴見憚又在守東海之先也黯死二

十年而武帝崩在位蓋六十年然則黯為九卿至守淮陽而死蓋四十年也使武帝以待公孫弘之位

而待董仲舒退張湯而使汲黯居御史大夫之職則此數十年間輔導明諫止正救之事宜可勝計
而武帝功烈之盛有損亦多矣今贊武帝得人之盛自大將軍而下莫不表著名氏獨丞相副焉其有
以哉

黯泣曰自以為填溝壑不意陛下復收之臣常有狗馬之心思報今病力力竭甚也不能任郡事願為中郎出

入禁闕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困而治之

黯既辭過太行亭息曰黯臺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與音然御史大夫馮習足以距諫詐足以歸非專

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故因而譽之好與事與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扶賊吏以為重

公列九卿不早言之何公與之俱受戮矣息畏馮不敢言黯治淮陽政清後馮敗上聞黯與息言振息罪

令黯與諸侯相枝居淮陽為侯王相在郡中上秋自二十石月得百二十斛居淮陽十歲而卒弟仁至九卿于儂至結

黯為太子洗馬文
深巧善宦至九卿

鄭當時傳 事景武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以任俠自喜喜許脫張羽於阨聲聞梁楚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

常置驛馬長安諸郊長安諸郊即郊乃三十里蓋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且常恐不偏好黃老言其養長

者如恐不稱其意然然其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行期武帝即位遽為大司農當時為大吏戒

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下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性廉又不治產印奉賜給諸公印平向反然其

餽遺人不過具器食食每朝候上聞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其推穀士士人如車及官屬丞史誠有

味其言也常引以為賢於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惟恐後小吏諸公以此

翕然稱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謂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治行者何也然在朝常趨和承

意趣音地

和

不敷甚斥賦否

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屈屈其當時為大司農任人賓客徹

從子就反謂受職任而載運之言

入多通賈以此陷罪贖為廢人後遷汝南守數歲以官卒

當時始與

沒黯列為九卿內行修兩人中廢賓客益落廢當時死家無餘財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賈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眾人乎

先是下却却音去翟公為廷尉賓客亦填門填音填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復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

門曰音謂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胡有

互註為大司農上言引渭穿漕三歲而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矣見漢志廷

論局趣效轅下駒見漢大傳

贊曰張釋之之守法馮唐之論將汲黯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不如是亦何以成名哉楊子以為孝文

親黜帝尊以信亞夫之軍信音昌為不能用頗救彼將有激云耳謂為唐說理

叙傳釋之典刑國憲以平馮公筠魏增主之明長孺剛直毅形于色下折淮南上正元服元音也莊

之推賢於茲為德

賈山傳事文帝

賈山穎川人也涉獵書記不能為辭涉若涉水獵若獵林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曰至言其

辭曰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願借秦以為諭惟陛下少加意焉

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

任罷任音罷籍衣半道衣籍衣羣盜滿山使天下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誹誹音大天下響應又

為阿房之殿離宮三百離宮音謂於鍾鼓帷帳不移而具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後世曾不得聚斂而託

別處置之

鍾鼓帷帳不移而具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後世曾不得聚斂而託

別處置之

處馬東窮齊南極長楚隱以金椎以金椎築之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後世曾不得和徑而

託足焉死英子驥山吏徒數十萬人下徹三泉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異知志云翡翠

為葵藿之侈至於此使後世曾不得蓬顯敵冢而託墓焉口果反謂土埋蓬奉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

垂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願少留意而詳擇其中仲反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

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

者磽口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稔大稔成昔夏商之季世間龍逢箕子比干之賢

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傑之士皆得竭其智為養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

之美者善養未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達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履滅者今人主之感非特

雷達也琴重非特萬鈞也關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況於縱

憚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登之以重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宜有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

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謂詩之上記過之警詩誦諫

公卿比諫此方事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

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大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醕祝簡在前

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窮

困萬民以適其欲也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蓋千八百國之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什一謂十分

藉借也借人力也一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罷

日為簿籍而觀之

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罷

財盡不能勝其求馳騁之娛天下不能供也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仇始皇東巡狩至會稽琅琊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邁堯舜統縣石鑄鍾虜鍾虜也石百二十斤秦世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雖堯舜禹湯文武秦世廣德堯舜禹湯文武秦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十一世周三十世

秦皇欲以二至萬然身居絕滅之中而不自知者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退諛諂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喻合苟容喻與諛同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謀其功則賢於禹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濟濟

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文王獨言以寧者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服法服端容觀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追述厥功圖所以光昭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

皆新斯焉新與欣同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精白而為公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史與之驅馳射獵臣恐朝廷之解弛解弛也也諸侯

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親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稅馬以賦縣俸賦始與也去諸死以賦農夫出帛十餘萬匹以賑貧民禮高年者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

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平獄緩刑天下莫不悅喜是以元年高雨降百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

老羸瘠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令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御風令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射獵擊兔伐狐以傷大業臣竊悼之願少哀射獵以夏歲二月時以十月為歲

二月為五月改定制度備於古法也定明堂造大學修先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享耳古者大臣

不嫌嫌也故君子不常見見胡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

射獵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行日壞而營日減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切慙之陛下與眾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執事之大者也法度其後文帝除綺縠令山復上書諫以為變先帝法非是以為殺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者也今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廢諫爭之路也其後復禁鑄錢云山又言淮南王無大罪且之令反國又言景帝子為不善足以戒

鄒陽傳

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任吳皆以文辭著名久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奉書諫曰臣聞蛟龍震首奮翼震舉則浮雲出流霧雨成集聖王砥節修德音祿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舉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奸音

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竊高下風之仁尤說大王之義說音願大王之無忽臣聞警高

余百不如一鴞鴞鳥比諸侯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袷服叢臺之下一旦成市趙服者州郡之而不

能止幽王之湛患幽王友也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運屬王之西也乃王夫也西謂然

計議不得雖諸責不能安其位明矣孟賁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據關入立寡心銷志不明未衣未明

卒仆濟北音因弟於雅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新垣平等高皇帝燒棧道兵不留行水攻則章邯以亡

其城陸擊則霸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言不可居也吳王不內其言時景帝少弟梁孝

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皆去之梁從孝王弟沈為人有智畧慨不可合介於羊勝公孫詭

之間勝等疾陽惡之孝王諫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客游以諷見禽恐死而自擊乃從獄中上書曰

臣聞忠無不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白虹貫日

斯太子尚衛先生為秦書長平之策太白食昂昭王疑之口起為秦以范張士千等以逐張趙連衡先生

使吏訊為世所疑訊者信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藉也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武王示玉人

足至成玉時抱其璞哭於郊乃使玉人攻之果得寶玉也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負子陽狂接輿避世

恐遺此患也臣聞比干剖心子胥賜夷夷王取馬為賜夷子胥臣始不信乃今知之語曰有白頭如

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樊於期逃秦之燕樊於期逃秦之燕燕將刺軻首以奉丹事於軻而秦將破談走之燕始皇滅

期刺首今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知齊而存魏君之來以各故也美不為生以所謂翠逆自剄大王

會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行合於志暴義無窮也蘇秦相燕人意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

以駭驥駭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故重蘇秦雖有說白圭獨於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

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宜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嬪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

馬喜臍脚於宋卒相中山六國時人范雎拉骨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

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嬖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申徒狄蹈雍之河

人欲速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侈走上之心故百里奚乞於道路修公委之以政虞人也問秦

食以自致也竊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管仲也夜出也以政虞人也問秦

何時與桓公召與語悅之以為大天此二人者宜善官於朝借東於左右然後二志用之感於心合於行

堅如膠漆兄弟不能離寬感於眾口度故歸德志奸蜀任成亂昔魯懿李孫之說逢孔子宋任子丹之計

則胡越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未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
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為也夫晉文親其讎疆伯諸侯齊桓用其仇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毅勤誠加
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魏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
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叔敖三為楚相而三去之狀止之封人謂之曰吾聞楚官久者
得罪於楚之士衆何也叔敖曰吾三相楚而身愈卑每益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仲子其先與魯
祿而施愈博任愈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人也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仲子其先與魯
仲子以為不義乃將妻子適楚居於不詳大島相與汎而為人灌園於身不益其詐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
持金百鎰聘之欲以為相仲子不許夫島相與汎而為人灌園於身不益其詐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
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則祭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况因萬衆之權
假聖王之資乎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眾莫不按劍相眦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蠅木
根抵輪困離奇如國世奇事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珠和璧祇恐恐
而不見德抵音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
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眦之逆
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陶家名轉者為鈞而不
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眾多之口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蒙者應以信荆軻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
渭載呂尚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為集而王非因蘇故若以其能越寧拘之語力馳域外之
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令人主沈諂諛之辭重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絕焦所以
情於世也周之介士怒時不用象盛歸入朝者不以私污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毋曾子
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欲使天下寡廊之士亂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行汙一故反以事
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岩藪之中砥與安有盡信而趨闕下者哉書秦孝王立出

之卒為上客 及梁事敗李王恐誅乃思陽言深辭謝之贖以千金令求方畧解罪於上陽素知齊人王
先生年八十餘多奇計即往見語以其事先生曰難哉子欲安之乎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
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先生曰欲獻愚計必往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陽乘間而請曰願有謁也
長君誠能為上積言之得無竟渠事長君必固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
宮金城之固也長君入而言之事果不治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
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初吳王與七國謀反及發濟北城守不從漢既破吳齊王自殺濟北王亦欲自殺齊人公孫攬攬俱曰

臣誠為大王明說渠王通意天子遂見渠王曰夫濟北之地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扞寇獨處節堅守
不下使吳夫與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與諸侯爭疆是以高擯之弱而捍虎狼之敵也守職不撓
女敵可謂誠一矣功義如此尚見疑於上肯肩低首繫足撫於非社稷之利也能讓袂而正議者獨大王
耳考王太說使人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

枚乘傳事見式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即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乘奏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齊
無立錫之地以有天下萬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遍百里上不施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
心者有王術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願披心腹而致愚忠夫以一縷之任繫
千鈞之重上將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馬方駭誠而驚之繫乎絕又重鎮
之必若所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人性有畏其量而忌其逆者卻背而走

內凡逆愈多景愈疾不如就陰而止景滅連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當一
人放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猶抱薪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
也去揚葉百步百發百中乃百步之內耳比於臣未知操弓持矢也來自言所知者連福主有基禍生有
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窟穿石單極之統斷幹此古鏡字音雖幹非水非石之謂索非木之
錮漸靡使之然也夫蘇珠而構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此後至丈必過石講丈量淫而寡大夫十圍之
木始生如粟是可種而地此後可握而後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龍底履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
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業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吳王不納來去
而之梁 景帝卽位彙錯爲漢定制制諸侯吳王與六國舉兵西鄉漢斬錯以謝諸侯來復說吳王曰今
漢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大蘇吳兵以嘗於漢此後猶蠅蚋之附羣牛此後腐肉之盡利
飢鋒接必無事矣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
下也夫吳有諸侯之位實富於天下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此後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
稱版不如東山之附此後轉粟而餉此後望行不絕水行萬河不如海陵之倉此後修治上林雜以
離宮積聚玩好園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此後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此後深壁高壘副以
闕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所以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此後吳王不用來策卒
見禽滅漢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爲弘農都尉來久爲大國未有與吳後並游得其所好不樂
卽吏以病去官復游吳客皆善屬辭賦來尤高武帝卽位來年老以安車蒲輪徵來道死詔賜來子無
能文者後乃得學子臯此後

枚臯傳

皋字少孺在梁時取母為小妻乘之東歸皋母不肯隨乘怒分皋數千錢留與母居後皋上書北
關拜為郎不通經術詆笑類俳倡賦音仄為賦頌好娛戲音以故得蝶躄音貴章比東方朔舍人等
而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得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遜故所作少而善於皋初
皇后立皋奏
賦以成終

五註競為侈濫胡行之辭沒其風諭之美見

路溫舒傳帝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為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葢以為牒編用寫書小爾曰牒編謂之
稍習善求為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為獄吏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踪見而異之署決曹吏又受春秋通
大義舉孝廉為止邑丞小邑不生法免復守廷尉史宣帝即位上書言宜尚德緩刑曰臣聞賡有無知之
禍而桓公以糶晉有饑姬之難而文公用伯伯音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文帝永思至
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囹圄空虛天下大平往者昭帝即
世而無嗣大臣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大不授命淫亂其心乃皇天所以闢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
股肱漢國決大計立有德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以應
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
謂之誹謗過道者謂之妖言過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讞於貴譽毀之聲日滿於耳虛美
重心實禍蔽塞此秦之所以亡天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處古絕字
今治獄吏上下相毆毆與以刻為明淨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大辟之計歲以萬數太平之未洽凡以此
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視音吏治者利其

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

邱丘畧反也

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

當謂成其業

雖符錄聽之猶以為死有餘

妻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

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浮於獄敗法亂正離親義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

存者也臣聞為為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

鳳凰集以全反也

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惟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

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上善其言遠廣陽

私府長

漢儀之府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

時詔書令公卿選可使匈奴者溫舒上書願給廩養募賢方外事下杜延年問

狀罷歸故官久之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卒於官

溫舒從祖父受歷數天文以為漢厄三七之間

平帝二百十一年上封事以豫戒溫舒子及孫皆至牧守大官

贊曰春秋魯臧孫達以禮諫君君子以為有後

臧孫達魯大夫缺辰伯也極公取即大是於家哀伯諫之

賈山自下制上則謂到切也音唐 鄒陽牧乘游於危國然卒免刑戮者以其言正也溫舒辭順而意為遠為

世家宜哉

謂子孫為大官不絕也音唐

叔傳榮如辱如有機有樞自下摩上惟德之隔賴依忠正君子來諸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一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一

實嬰字王孫孝文皇后從兄子也喜著客

實嬰字王孫孝文皇后從兄子也喜著客

喜許孝景即位為廢事帝弟梁孝王毋實太后愛之孝王朝因

燕昆弟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上從容曰從千秋萬歲後傳王太后願嬰引危酒進上曰天下者高

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嬰亦薄其官

自嫌其官輕薄之也

因病免 三年吳

實嬰

實嬰

實嬰

實嬰

實嬰

實嬰

實嬰

實嬰

實嬰

實嬰

實嬰

實嬰

實嬰

實嬰

實嬰

實嬰

實嬰

實嬰

實嬰

實嬰

實嬰

實嬰

實嬰

實嬰

實嬰

實嬰

實嬰

楚反上察宗室諸賢無如嬰賢宗室帝之同姓親召入見圖讓謝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耶延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嬰言爰盡樂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廊廡下廡門屋也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財與歲同謂也金無入家者 嬰守崇陽監齊趙兵七國破封為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列侯莫敢與亢禮 後桃侯免相劉太后數言魏其景帝曰太后宜以臣有愛相魏其者魏其沾沾自喜且多易沾音詹難或音難也廉反易之效反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

五註幸天下有變而欲大功見漢大傳

田蚡傳

田蚡孝景王皇后母弟也實嬰為大將軍蚡為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姓姓生也同子及禮若己所生孝景晚節蚡為中大夫辯有口學盤孟諸書北甲盤孟二十六篇武帝初蚡以善封為武安侯車下賓客下初進名士家居者欲以傾諸將相上所填填行多蚡賓客計策 丞相館免籍福說蚡曰即上以將軍為相必讓魏其魏其為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相尊等且有讓賢名於是嬰為相蚡為太尉福賀嬰因吊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眾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寬容則幸久不能令以毀去矣嬰不聽 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為服制以興太平實太后好黃老言而嬰蚡綰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太后滋不悅迺罷逐綰臧而免嬰蚡 蚡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謂見士吏趨勢利者皆去嬰而歸蚡益橫橫胡五反六年實太后崩上以蚡為丞相天下士郡諸侯愈益附蚡蚡為人親倖臣小生貴甚謂自尊高也上初即位蚡以肺腑為相如軒轅之相附著也一說蘇所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迺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

益宅才上少府之屬上怒曰遂取武庫是後地追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蓋侯即王信也自坐東鄉以為

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挽女教由此滋躡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反前堂

羅縵鼓立曲梅大夫建曲後房婦女以百數諸奏珍物狗馬玩好不可勝數

互註為食益之私而諫塞河決見漢志為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廷文學儒者以百數見言越人

相攻繫不足煩中國往殺見漢志

灌夫傳

灌夫字仲孺潁陰人也父張孟嘗為潁陰侯灌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孟音

吳楚反時灌嬰為將軍屬太尉請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孟年老醉不得意故戰嘗陷堅遂免吳

軍中漢法父子俱有死事得與喪歸夫不肯隨喪歸魯曰願取吳王若將軍之頭報父仇於是被甲持戟

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數十人馳入吳軍至戲下大將之孫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還走漢壁是音身

中大創十餘通有萬金良藥創與瘡同故得無死創少廖且流又復請曰吾益知吳壁曲折請復往將軍

壯而義之恐亡夫適言太尉太尉召固止之吳軍破夫以此名聞天下武帝即位以為灌陽天下郊勁兵

處郊謂四郊故徙夫為灌陽太守入為太僕與長樂衛尉黃霸飲輕重不得夫醉博南山音太后昆

輕而共又勁流上恐太后誅夫徙為燕相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青威諸執在己之右故必凌之士在己左愈貧

賤尤益禮敬與鈞鈞音稱人廣眾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好文學喜任俠已然諾人必信也一言許

許史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潁川川音

孟穎川兒歌之曰穎水清灌氏寧穎水濁灌氏族夫與黃嬰兩人相為引重為于其游如父子然相得

驩甚無厭恨相知之晚夫嘗有服過丞相蚡蚡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魏其侯也夫安敢以服為解蚡許諾

夫以語嬰嬰與夫人益市牛酒夜酒掃張具清音至日中蚡不來夫過駕自往迎蚡蚡持前戲許夫殊無

意往夫至門蚡尚卧也蚡悟謝曰吾醉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卒飲至夜極暉而去 元光四年夏蚡取燕

王女為夫人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嬰過夫 與俱酒酣蚡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為壽獨故人

避席餘坐膝席下席而膝夫行酒至蚡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嘻許將軍貴人也畢之有又

謂蚡所以不能滿觴由時蚡不肯不為次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織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

罵賢曰平生與程不織一錢今日長者為壽適效女曹兒占嗚耳語占耳語占人涉反蚡謂夫曰程李俱東

西宮衛尉今象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言此程程令廣夫曰今日斬頭穴匈何知程李嬰去

麾夫我古麾字指麾夫出蚡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何地有安處夫曰今日斬頭穴匈何知程李嬰去

灌夫罵坐不敬仲孺口有詔當連上句繫居室屬少府遂其前事遠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葉市

罪嬰銳為救夫嬰夫人諫之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乎地匿

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告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曰東朝廷辯之東朝太嬰東朝欲推夫善言

其醉飽得過丞相以他事誣罪之蚡盛毀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嬰度無可奈何後之期嬰東朝欲推夫善言

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附所好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

豪傑壯士與論議履誅而心諂仰視天印讀曰仰俛畫地知分野辟晚兩宮間詳善計反說吾幸天下有

變而欲有大功臣迺不如魏其等所為上問朝臣兩人孰是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何戰荷音

馳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忌爭杯酒不足引他過而誅也魏其言是丞
相亦言灌夫通姦穢侵細民家累鉅萬橫恣穎川蛟螭宗室微音凌轉侵犯骨肉此所謂支大於幹脛大
於股不折必披音不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堅餘莫敢對上怒

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望今日廷論局趣效諫下物者下物者吾并斬若屬矣太后怒曰人皆籍吾弟也籍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且帝寧能為石人耶是時石建為上分別言二人蛤已罷朝出止車門召安國載怒曰與長孺共一禿翁言舉無官位版授何為首鼠兩端一前一後嬰夫等皆論棄帝春蚡疾竟死

韓安國傳 帝景武

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說鄴田生所田生師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

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破安國張羽名

由此顯梁 其後坐法抵罪蒙蒙蒙國之罪也仲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

溺之溺音居無幾幾居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王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

就官我滅而宗也而也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 公孫詭羊勝說王求為帝太子及

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仲孫曰刺漢謀臣在漢已立太子之後此云求為太子及

殺袁盎景帝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月餘弗能安國聞詭勝匿王所乃入見王而泣曰治天下終

不用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不為狼言恩愛不可保也今大王列在諸侯誅邪臣浮

說誅誅也犯上禁撓明法撓女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

覺竊有如太后宮車晏駕大王尚誰舉乎語未卒泣數行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之即日詭勝自殺漢使

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力也景帝太后益重安國武帝即位拜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上下其

議下胡太子王恢數為違吏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許梁兵擊之安國

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是依鳥獸心遠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以為廣有其眾

不足以為疆自上古弗屬不內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罷疲虜以全制其敵勢必危殆臣故以為不

如和親和親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鷹門馬邑臺壘因太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

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乃召問公卿曰朕師子女以配單于常帛文錦賂之甚厚

單于待命加嬖嬖盜無已邊境數驚朕甚聞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

聞全代之時代未分吐有疆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定匈奴不輕侵

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天下同任任事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為之備也音晚然匈奴侵

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悉之故耳臣竊以為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

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投積其鞍平城之饑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

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已私怒傷天下之功宋初曰別故迺遣劉敬奉金十觔以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

孝文皇帝又嘗一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常武門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愛者

孝文籍於兵之不可宿也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運足以為效矣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臣

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復故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被堅執銳蒙露沫霜雪行

幾十年依反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也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糧車相

望小指其失此仁人之所隱也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

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胡服色

與與非威不能制與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勇之兵也力反

至如疾風疾風也去如收電必速反畜牧為業孤弓射獵以木曰弧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以制今使邊郡久

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

公都雅傳與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詳請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為

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為境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烽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

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猶以疆弩射且潰之癰也必

不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水可得而臣也發徵召也言威聲之威北自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

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眾覆反伐國墮城墮反人常坐而役敵國此聖

人之兵也且衝風之衰不能起羽毛疆弩之末不能入魯縞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

暮也今將表甲輕舉深入長敵與驅難以為功從行則迫迫反衝行則中絕衝橋疾則糧乏徐則後利

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遣人獲也以單道敵人令其意者有完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

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使使曰不然夫草木遺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

士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最壯士烏望陰

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

全必取上曰善過從振議陰使轟堂為間居見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

得單于愛信以為然而許之轟堂地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下視單于使者為信規請曰馬邑長吏

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單于

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王恢等罷兵上怒下恢廷尉恢自殺安國為人多略知足以當世

取舍而出於忠厚貪者財利口嗜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定皆天下名士士亦

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匈奴入邊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漁陽捕生口虜言匈奴速去即上言方

佃作時佃與請且罷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望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安國傷入望匈奴虜掠

千餘人及畜產去上怒使使責讓安國徙益東屯右北平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下遠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歿血死

太史公曰余與壹遂定智慮顧韓長孺之義壹遂之深中隱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壹遂官至庶事天子方倚以為漢相會遂卒然壹遂之內廉行脩斯鞠躬君子也

五註首鼠兩端見漢林器有益於公家見王

嘉傳

贊曰壹嬰田蚡皆以外戚重權夫用一時決策謂馳入吳而各名顯並位卿相大業定矣然嬰不知時變夫亡術而不避蚡負責而驕溢凶德參會三人相與待時而發藉福區區其間惡能救斯敗哉以韓安國之見寫臨其擊而顛覆擊極凌夷以憂死遇合有命悲夫若王恢為兵首而受其咎豈命也乎

叙傳魏其翩翩自喜好節慕聲灌夫矜勇武安驕盈凶德相挺武廷既敗用威安國壯趾王恢兵首易曰壯于

征山安國為相彼若天命此近人好

後為將多大憂死孝景帝十四人一人紹帝十三人封王

孝武帝王皇

后生

河間獻王德梁姬

魯共王餘程姬

膠西王卬程姬

中山靖王勝費夫

廣川惠王越王夫

臨江閔王榮梁姬

臨江哀王闕梁姬

江都易王非程姬

趙敬肅王彭祖賈夫

長沙定王發唐姬

膠東康王寄王夫

清河哀王乘王夫

常山憲王壽王夫人

河間獻王傳

入王皇后妹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脩學好古實事求是格得帝定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

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未焚者周官尚書禮記禮也禮

記諸依記禮也禮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脩禮樂

禮之說禮也禮被服伎術被皮造次必於儒者逢十山東諸儒多從而遊武帝時賦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辟雍明堂

也言天地君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具推道術而言得帝之中中竹文約指明建章雍如

臨江閔王傳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為臨江王三歲坐侵廟境地為宮燒人上徵榮榮行祖於

江陵北門祖好進遊而於道故獲人以為行神既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言曰吾王不反矣

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郵都簿則訊王王恐自殺英益田燕數萬街土置冢上百姓憐之

魯恭王傳

魯恭王餘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音詳為人口吃音難言二十八年薨初恭王壞孔子

舊宅以廣其宮閔鐘磬琴瑟之聲遂不復壞於壁中得古文經傳子安王光嗣初好音樂與馬

江都易王傳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二年立為汝南王吳楚反時年十五有村氣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

吳已破徙王江都以軍功賜天子旗非好氣力治宮館招四方豪傑騎奮甚二十七年薨

趙敬肅王傳

趙敬肅王彭祖立六十餘年相二十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取江都易王寵姬淳生一男號淳子征和元年薨時淳姬兄為漢臣者上召問淳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間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舉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

中山靖王傳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寬董錯之策言錯策為是皆以諸侯連城數十秦殲欲稍侵削數秦暴其過惡請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大牙相錯者為盤石宗也今或無罪為臣下所侵奪有司吹毛求疵疵病也反病也答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以侵寬建元三年勝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累累重也歡者不可為歡歡也思者不可為歎歎也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而不食燕丹送柯利秦寶客祖於易水之上雍門子一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雍門子以善故琴見孟嘗君先此為後高堂既已微曲池又已平靖生刺令臣心結味飲登其其上孟嘗君不知是半孟嘗君若吟也息於音為邑一或反或如字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幼眇一哭反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夫家悲樂山神每曰每反或如字今臣心結愛歡虎于夫捷推也反是以為文王拘於羑里孔子阮於陳蔡此乃燕居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子重莫為之先眾口鑠金積毀銷骨最輕折軸羽翮飛肉羽翮物物多至今車輪所見之紛驚蓬羅蓬羅

潛然出深皆出深所法用可臣聞白日曉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蟲青見然雲蔡列布為出深所法用可臣聞白日曉光

奇莫盡昏慶也音味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令臣壘閣不得開為謹言之徒茲生道途

路遠曹莫為臣聞臣切自悲也臣聞社稷不灌灌小履鼠不重何則所托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蘇附

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豫草之親草音鴻毛之重慶居重讓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擢

碑碑正乃反骨肉水釋斯泊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之於吉甫吉甫欲殺之乃亡走山林具以

史所優聞於是上地厚諸侯之禮如親親之恩焉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惠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 勝為人樂酒好內飲於妻也有子百二十餘人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為王專代史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

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事見孫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足故古人以宴安為鴆毒左氏傳管敬仲云宴安鴆毒不可懷也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勢使之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况哀公之倫乎夫惟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叙傳景十三王承父之度景廟王子得魯公館室江都鈔輕一所趙敬險設中山淫營醜酒也長沙王田文之德廣川亡聲膠東不亮孫常山驕盈四國絕祀河間賢明禮樂是脩為漢宗英

李廣傳子陵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李信秦時為將廣世世受射法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在北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射投首虜多為即騎常侍數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達時今當高祖世萬戶侯宜足道故景帝即位吳楚反時從大尉亞夫戰昌邑下顯名為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與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昆下李廣材氣天下亡敵自負其能數與虜**角**恐亡之過徙廣為上郡太守上使中貴人從廣勤習兵擊匈奴射傷中貴人中貴人走廣走也廣曰是必射鵠者也鵠也迺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馬翼也而廣身自射殺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鵠者也已縛之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

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令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不我擊廣令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
止令曰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如是解鞍即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解鞍以示不去用堅其意有
白馬將出護兵將之乘廣上馬與十餘騎奔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中解鞍縱馬此時會暮胡兵終

怪之弗敢擊夜半胡兵以為漢有伏兵於傍欲夜取之即引去平旦廣馳歸其大軍後徒為隴西北地雁

門雲中太守武帝即位左右言廣名將也由是入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時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

廣俱以還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大將軍營五部五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部有軍候一人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

使不擊刀斗自衛夜擊持行名曰刀十音此莫府省文書軍候無常居止故以依命言之然亦遠斥侯

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陳擊刀斗吏治軍部反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

犯之無以禁日辨而其士亦伏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為名將

然匈奴畏廣士卒多樂從而苦程不識漢語單于以馬邑城廣為驍騎

司馬溫公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眾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李廣之將使人人自便以廣之材如

此馬可也然不可以為法何則其繼者難也況與之並時而為將乎夫小人之情樂於安肆而昧於近

禍彼既以程不識為煩擾而樂於從廣且將伏其上而不服然則簡易之為非徒廣軍無以華虜之倉

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為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做程不識雖無功由不敢做李廣鮮不覆亡哉

後四歲廣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虜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時傷置

兩馬間絡而盛之卧行十餘里廣陽死脫其傍有一兒騎善馬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抱兒鞭馬南馳數十

里得其餘軍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富廣亡失多為
虜所生得當謂處當斬贖為庶人 數歲與穎陰侯灌嬰之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

田間飲邏至亭霸陵射醉呵止廣廣驕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

何匈奴入邊西段太守上迺召拜廣為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

將軍者國之爪牙也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刑則千里誅威震則萬物伏是

以名聲暴乎夷落威稜憐之鄰國神靈之威曰稜朱登大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

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具手師東轅繡節白檀謂反編以臨右北平盛秋故今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遊之數歲不入界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没矢視之石也

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廣所居即謂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傷廣廣亦射殺之元朔六年

廣復為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廣軍無功後三歲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匈奴將四萬騎圍廣廣

軍士皆恐廣迺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數十騎直賈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迺安

為國陳外卿謂胡急擊天下加有美惡死會過半漢天且盡廣迺令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

射其裨將胡虜益解會謂胡急擊天下加有美惡死會過半漢天且盡廣迺令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胡虜益解會謂胡急擊天下加有美惡死會過半漢天且盡廣迺令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

至匈奴迺解去漢軍謂胡急擊天下加有美惡死會過半漢天且盡廣迺令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至匈奴迺解去漢軍謂胡急擊天下加有美惡死會過半漢天且盡廣迺令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

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校尉已下謂胡急擊天下加有美惡死會過半漢天且盡廣迺令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

凡材能不及中謂胡急擊天下加有美惡死會過半漢天且盡廣迺令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凡材能不及中謂胡急擊天下加有美惡死會過半漢天且盡廣迺令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

侯耶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為隴西守美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

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迺將軍之所以不得侯者也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

賜輒分其戲下謂胡急擊天下加有美惡死會過半漢天且盡廣迺令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賜輒分其戲下謂胡急擊天下加有美惡死會過半漢天且盡廣迺令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

孫他人譽者莫能及廣响口少言謂胡急擊天下加有美惡死會過半漢天且盡廣迺令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孫他人譽者莫能及廣响口少言謂胡急擊天下加有美惡死會過半漢天且盡廣迺令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

羊年 西漢 116

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寬緩不可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
度徒各反 不發中竹仲反 發則應弦而倒用此其將數困辱及射猛獸亦數為所傷云元狩四年大將軍票騎將軍
 大擊匈奴廣數自請行上以為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大將軍青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
 以精兵走走音 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四胡 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辭曰臣
 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過從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與匈奴戰乃令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
 軍陸受上指以為李廣數奇奇音不攝也居 母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廣起行意豪愠怒而就部引兵與
 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食音異其音 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廣
 已見大將軍遠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謂又 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
 軍出接單于兵大將軍使廣部行回遠四胡 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
 矣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為垂泣廣三子曰當戶椒敢皆為即虜死軍中時敢從票騎
 將軍廣死明年敢以校尉從票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
 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票騎將軍射殺敢
 而當戶有遺腹子陵敢從上雅至甘泉宮獵去病怒敢傷青射 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為諱云虜殺之

李陵傳

陵字少卿少為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武帝以為有廣之風天漢二年貳師將三
 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未央宮中 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
 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邊虎射命中命中者所指名處 願得自當一隊到闡于山南以分單于
 兵毋令專鄉二師軍卿請 曰當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

矣各為獸散猶有得脫故報天子者合軍士人持二升楮一半水半楮曰判期至遼虜鄭者相待夜半時

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

下遂降軍人今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上聞陵降怒甚責胡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司馬

建遠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

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短酒飲樂地誠可痛也且陵持步卒不滿五千深懸戎馬之地婦人扣數

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奉與奉司士權反冒

白刃北首爭死敵冒犯也北首北向也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

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富以報漢也言欲立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為助兵財與韓同也及陵與

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遠誣因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遠廢刑久之悔陵亡救迺使勞賜陵餘軍

得脫者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公孫敖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救軍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

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隲西士大夫以李陵為愧耻不死節其後漢遣使

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為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以亡教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

少卿教單于為兵陵曰迺李緒非我也陵痛其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單于壯陵以女妻之立為右

校王衛律為丁靈王胡之別種立為王而主其人皆貴用事昭帝立霍光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遠陵故人任立政等

三人俱至匈奴招立政等至單于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兩人皆胡服椎結結謂曰誓如相立政大言曰漢已

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言微動之陵默不應孰視而自備其髮合曰

吾已服胡矣有頃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光元年病死

互註說蘇武降匈奴以為信義安所見見蘇武傳有國士之風雖古名將不過也詳見司馬遷傳

互註說蘇武降匈奴以為信義安所見見蘇武傳有國士之風雖古名將不過也詳見司馬遷傳

蘇建傳子武

蘇建杜陵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官有三子中子武最知名

蘇武傳

蘇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並為郎稍遷至移中廐監移音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

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且子余反恐漢襲之

迺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行胡反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迺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

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募士斥侯百餘人俱既至匈奴置幣遺

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飯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虞常在漢時素與副

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怒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

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關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

與戰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

見犯迺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患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謀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胡

之說胡官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對也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故

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為坎置燄火燄火燄也復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

絕半日復息惠等哭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

常欲因此時降武斂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暴降者欲欲擊之勝請

降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劔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

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滿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

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
驚怯今漢且寬陵罪也賈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飲功舉于如曹柯此陵宿
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一別長絕陸起無敢
曰徑萬里兮度沙漠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絕窮兮矢力摧士眾滅兮名已墜大老母已死難欲報恩將安
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凡隨武還者九人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
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奉皆拜為中郎賜帛各二百匹

致堂胡氏曰卜式自齊相以一言中上意遂登三公雋不疑為布衣用繡衣薦即拜刺史武帝故事光
所見也蘇子卿持漢節十九年竟不辱命者在匈奴中對辭處義面斥衛律與李陵言皆有本末非
出於一時慷慨輕生易死之所為真志士仁人也豈直卜雋之比乎光執國大權式序在位宜加賞顯
以勸其臣設本坐除御史大夫由當處之九卿然後為稱典屬國之命謂武時青蠻夷事大則可矣不
幾於玩乎厥後招致議謂亦不虛得矣

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疆壯出及還鬚髮盡白昭帝崩武以二千石與計與音謀立宣帝賜爵關內侯

食邑三百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為遺言宣帝即位召武待詔臣者

數署進見復為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跪稱祭酒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
故人家不餘財韓增魏相丙吉皆敬重武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

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漢官閣名

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

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堆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
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

梁丘賀次曰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凡十一人皆有傳自丞相黃霸廷尉子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

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

恂音音

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

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蹊音音

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

亡其宗哀哉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蘇武有之矣

叙傳李廣恂恂實獲士心控弦貫石威動北鄙

向奴

躬戰七十遂死于軍敢怨衛青見討去病陵不引

決忝世滅姓蘇武信信音音不誑主命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二